

# 辽宁北票市大板营子墓地的勘探与发掘（续）

王 宇 万 欣

## 1. 墓地概况

大板营子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大板镇波汰沟村大板营子村民组西的台地上，相对附近河套的高差为5-6米。东北部距大板镇(金岭寺)约6公里，西北距北票至朝阳的铁路约2.5公里。为配合白石水库工程建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分别于1994年秋、1999年7月和9月进行了三次发掘。第一次发掘了墓葬5座<sup>[1]</sup>；第二和第三次共清理墓葬23座(编号99BDM1—M23)，面积约480平方米，出土陶、铁、铜等器物近200件。从1999年发掘区的墓葬布局来看，诸墓大致依西北—东南向排成西、中、东3列，其中西列计有M2、M11—M16、M19—M22共11座；中列包括M3—M10和M17共9座；东列只存M1、M18和M23，共3座。墓向除M1、M18和M23外，余皆为西偏南向(图一)。

该墓地1999年发掘资料曾于2010年发表过一部分<sup>[2]</sup>，包括M2、M5、M6、M8、M10、M14、M18和M22共8座。鉴于该墓地的墓葬大多保持完整，对辽西乃至我国北方地区鲜卑墓葬形制和陶系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兹将其余15座墓葬中保存完整的12座墓(M1、M3、M4、M7、M11、M12、M13、M15、M16、M19、M20、M21)的相关资料再次简报如下，以供识者研究参考。

## 2. 墓例举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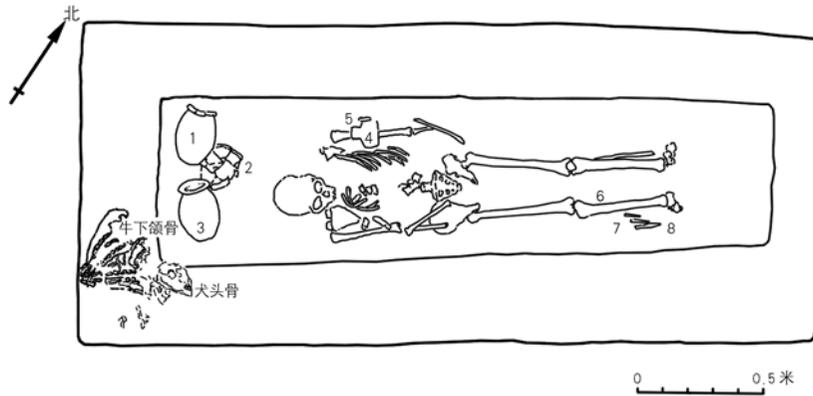
依已发表的大板营子墓地简报的墓葬形制<sup>[3]</sup>，可将本简报所列的12座墓葬分为土圜竖穴木棺墓和土圜竖穴石椁墓2型：

**A型** 土圜竖穴木棺墓，共7座。木棺皆作前宽后窄状，留有熟土二层台，棺前外部多置有兽骨，未见壁龛，均无头厢。

M3 位于中列北部，其东、南、西和北侧分别为M9、M4、M12和M10，与诸墓相距0.12-1米。墓圜开口距地表0.25米左右，平面近长方形，长2.9、宽1.2-1.25、深1.54米。圜口以下1.1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18-0.36米。台上西南角随葬牛头骨和犬头骨各1具。棺长2.4、宽0.54-0.66、存高0.5米。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上。躯干骨残缺不全，手和脚趾骨不存。颅骨上方列置陶罐3件，铁器则在左尺骨和右胫骨处，有铲、削、镞等。墓向234°(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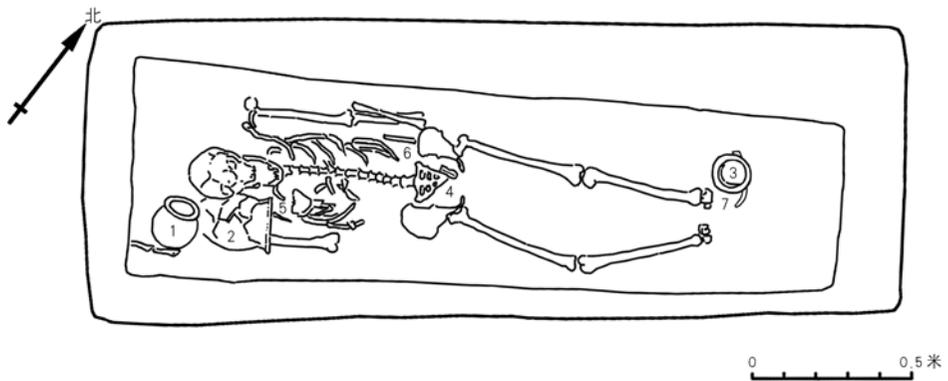


图一 大板营子墓地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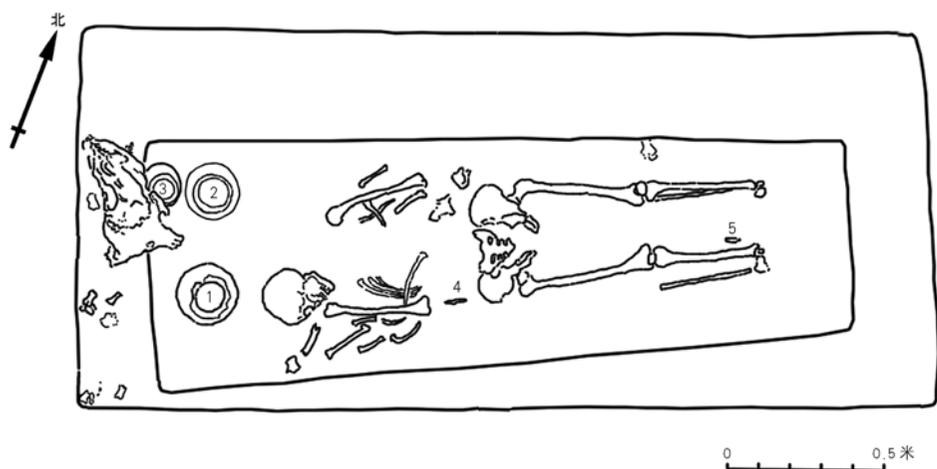
图二 M3 平面图  
1-3. 陶罐 4. 铁铲 5. 铁削 6-8. 铁镢

M4 位于中列北部，其东南、西南和北侧分别为M5、M13和M3，与诸墓相距0.6-2.9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25米左右，平面呈长方形，长2.6、宽0.9、深0.8米。圻口以下0.45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09-0.3米。棺长2.2、宽0.5-0.66、存高0.08米。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上。人骨保存较好，下肢略斜屈，右尺骨和手、脚趾骨不存。颅骨右侧和左脚趾骨处分别列置陶罐，削、镢、镰等铁器则主要散见于躯干骨部位。墓向237°（图三）。



图三 M4 平面图  
1-3. 陶罐 4. 铁镢 5. 铁削 6、7. 铁铲

M11 位于西列之北，其东、南和北侧分别为M10、M12和M2，与诸墓相距0.4-3.2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3-0.34米，平面呈长方形，长2.72、宽1、深2.1米。圻口以下1.4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06-0.36米。台上西北角随葬牛头骨和牛距骨若干。棺长2.24、宽0.58-0.78、存高0.42米。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东南。人骨躯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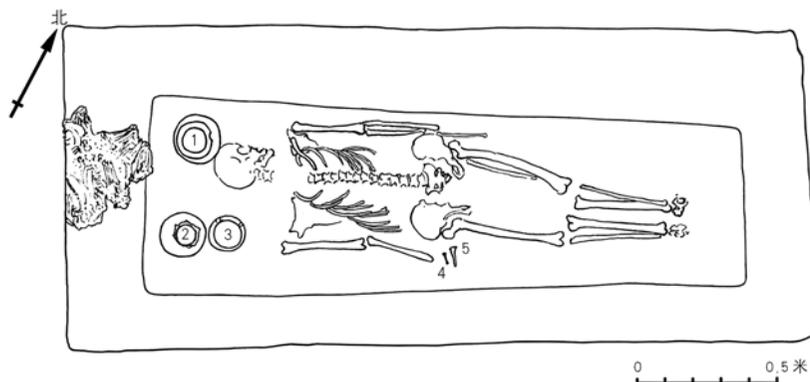


图四 M11 平面图  
1. 陶壶 2、3. 陶罐 4、5. 铁镞

分散乱不全，手和脚趾骨不存。颅骨上方列置陶罐及壶3件，其他部位有铁器2件。墓向 $252^{\circ}$ （图四；图版一，1）。

M13 位于西列北部，其东、东南和西北侧分别为M4、M14和M12，与诸墓相距1.2-3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34米，平面呈长方形，长2.7、宽1.22、深1.6米。圻口以下0.96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18-0.45米。西南二层台中部堆放犬头骨和趾骨若干。棺长2.2、宽0.54-0.7、存高0.32米。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北。人骨保存尚好，但椎骨残缺，手和脚趾骨不存。颅骨上方列置陶罐及壶3件，其他部位有铁器2件。墓向 $252^{\circ}$ （图五；图版一，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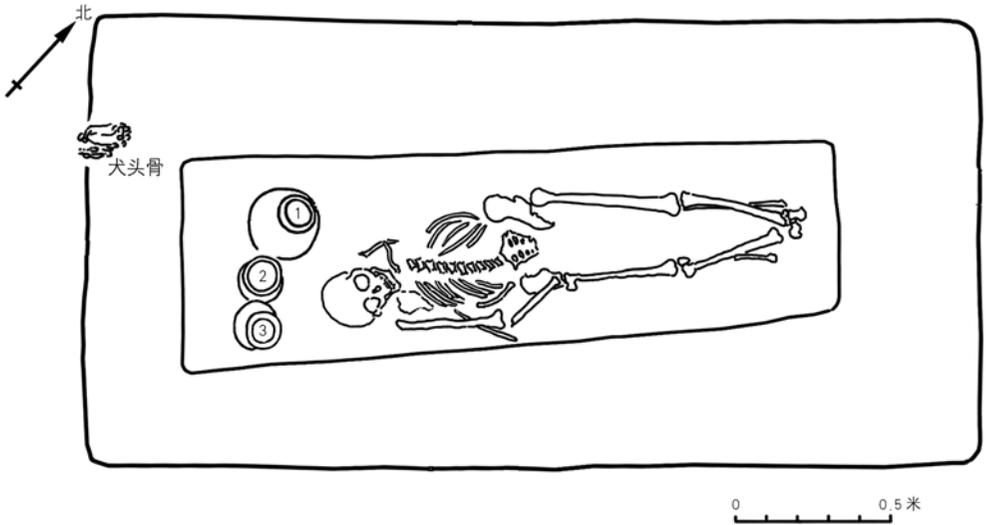
M15 位于西列中部，其东、南和北侧分别为M17、M16和M20，与诸墓相距1.3-5.6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26米左右，平面呈长方形，长2.9、宽1.45、深1.8米。圻口以下1.4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32-0.48米。西南二层台偏西部放置犬头骨1件。棺长2.16、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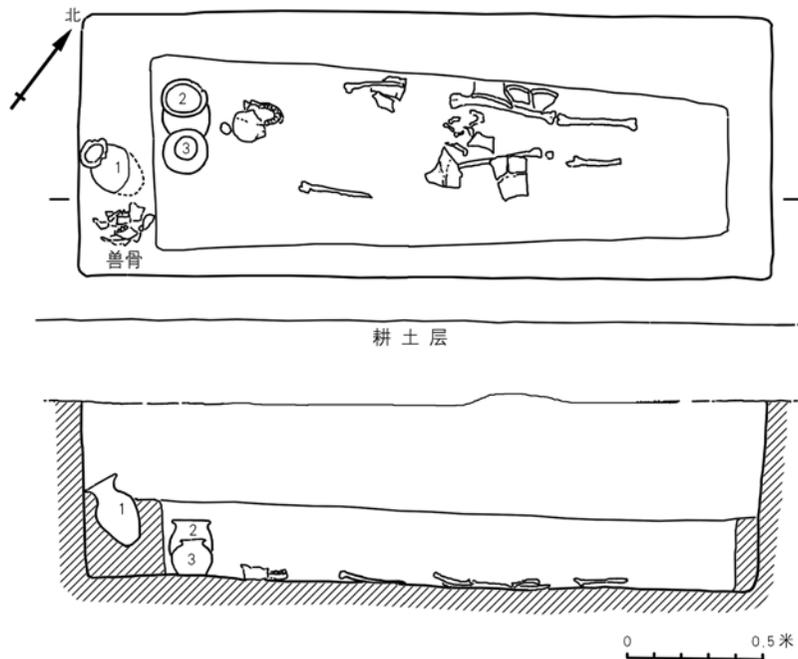
图五 M13 平面图  
1、2. 陶壶 3. 陶罐 4. 铁削 5. 铁镞

0.54-0.68、存高0.24米。墓主人为未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上。人骨保存较好，但右肢骨残缺，手和脚趾骨不存。颅骨上方列置陶罐及壶3件。墓向227°(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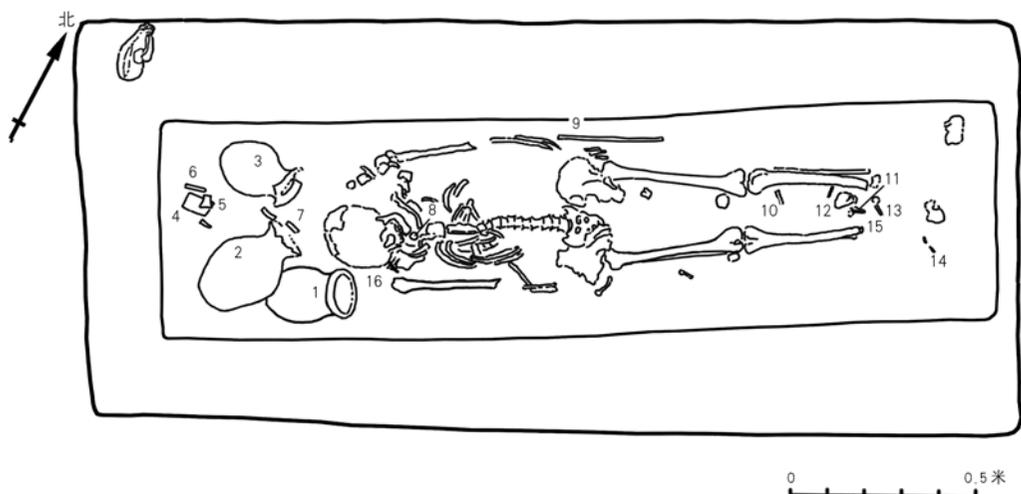
M19 位于西列中部，其东、南和北侧分别为M7、M20和M14，与诸墓相距1.3-3.8



图六 M15 平面图  
1-3. 陶罐



图七 M19 平面图  
1. 陶壶 2、3. 陶罐



图八 M20 平面图

1. 陶罐 2、3. 陶壶 4. 铁斧 5. 铁铲状器 6. 铁甲片 7. 铁镰  
8. 铜饰件 9. 铁削 10、11、12-14、16. 铁镞 15. 铁镞铤

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3米，平面呈长方形，长2.55、宽0.98、深0.95米。圻口以下0.34-0.43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1-0.34米。西北二层台中部放置陶壶1件，在陶壶与西南角之间堆置兽骨。棺长2.55、宽0.43-0.72、存高0.95米。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上。人骨保存较差，除残存的颅骨和上、下肢骨外，其他皆不存。颅骨上方列置陶罐2件。墓向220°（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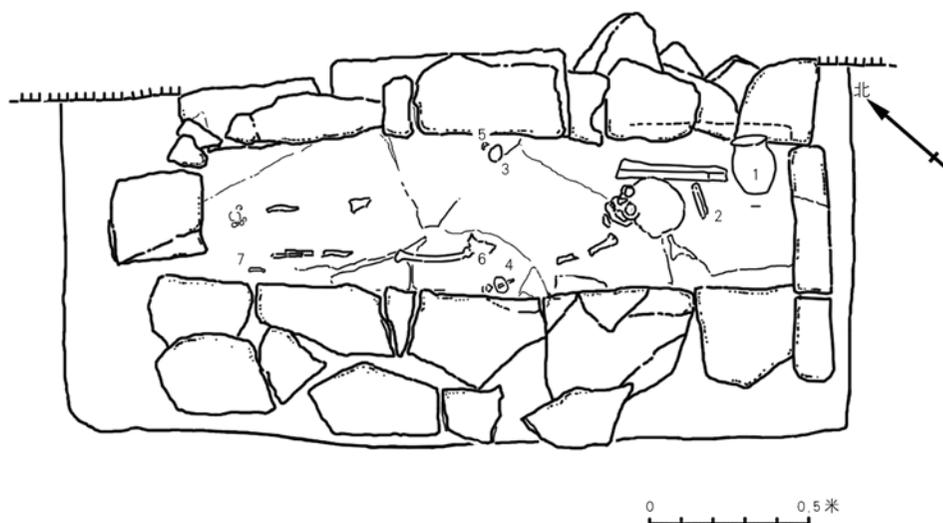
M20 位于西列中部，其东、南和北侧分别为M8、M15和M19，与诸墓相距1.2-5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28-0.32米，平面呈长方形，长2.5、宽1.16、深1.9米。圻口以下1.4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06-0.34米。二层台西北角陈放犬头骨1个。棺长2.26、宽0.62、存高0.16米。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上。人骨保存略差，骨骼残缺，指骨和趾骨不存。颅骨上方列置陶罐、陶壶和铁斧、铁镰等，右髌骨一侧及两胫骨之间则随葬铁削、铁镞等。墓向247°（图八；图版一，3）。

**B型** 土圻竖穴石椁墓，共10座。皆以形状不规则的石板和石块（黄白色或浅绿色砂岩质）砌筑而成，按照砌法不同和有葬具可分为以下3个亚型：

Ba型 2座，石椁木棺墓，M8和M22，墓葬资料已发表<sup>[4]</sup>。

Bb型 8座，石椁墓，无木棺。除了M1的石椁东壁为一块较大的立石板之外，其余诸墓的石椁四壁均以毛石平卧砌筑，石片铺底，椁口再以较大的石板和毛石封盖叠压。

M1 位于东列北部，其南侧和西侧分别为M18和M8，与此二墓相距3.4-4.1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3米左右，平面呈长方形，长2.5、深1.53米。因墓圻北壁已随断崖坍塌，故其宽不详。圻口以下0.4-0.6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2-0.4米左右。椁口长1.88、宽



图九 M1 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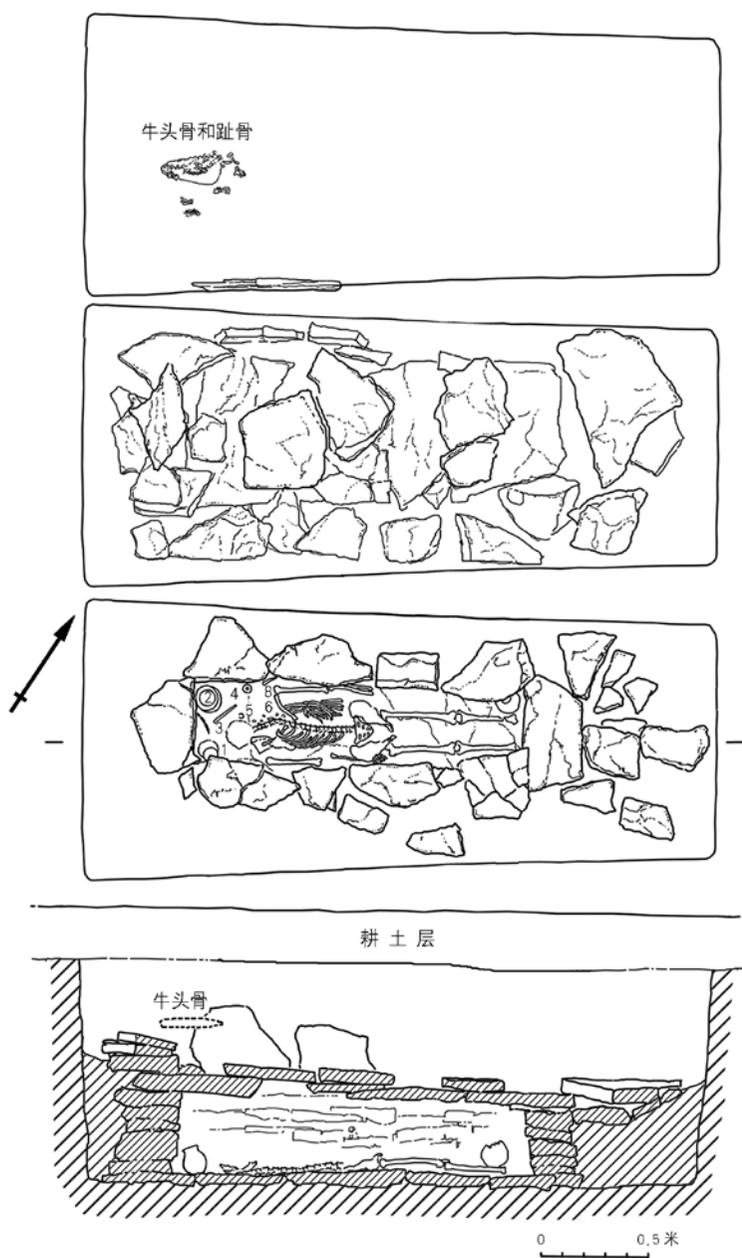
1. 陶罐 2. 骨笄 3、4. 铜镯 5、6. 铜指环 7. 铁削

0.4-0.45、深0.6米。墓主人为成年女性，仅存颅骨和少量肢骨，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上。颅骨右上方放置陶器1件，颅顶和尺骨处随葬有骨笄、铜镯等。墓向132°(图九)。

M7 位于中列中部，其东、南、西和北侧分别为M1、M8、M19和M6，与诸墓相距1-4.6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26米左右，平面呈长方形，长3、宽1.2、深1.3米。圻口以下0.34-0.52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38-0.88米左右。另在墓圻内西部距地表深约0.55米处随葬牛头骨1具和犬趾骨若干。椁长1.55、宽0.26-0.35、存高0.35米；椁底长1.65、宽0.3-0.4米。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颅骨朽残严重，面向不详，左手骨和双脚趾骨不存，其余保存尚好。颅骨上方列置陶罐2件，左脚趾骨处置陶壶1件，颅骨左侧随葬铜耳环、玛瑙珠和陶纺轮等。墓向232°(图十；图版二，1)。

M12 位于西列北部，其东、东南和北侧分别为M3、M13和M11，与诸墓相距0.4-2.3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25-0.3米，平面呈长方形，长2.8、宽1.42、深1.64米。圻口以下0.9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26-0.58米左右。椁长2.14、宽0.38-0.52、高0.38-0.42米。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上。人骨躯干部分散乱，手和脚趾骨皆不存。随葬陶器3件均置于左胫骨外侧和左趾骨处，右尺骨两侧有镞等铁器若干。墓向224°(图十一；图版二，2)。

M16 位于西列南部，其东北、南和北侧分别为M17、M21和M15，与诸墓相距1.2-5.5米。墓圻开口距地表0.15-0.2米，平面呈长方形，长2.7、宽0.96-1.08、深1.15米。圻口以下0.5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3-0.5米左右。椁长2.08、宽0.18-0.32、存高0.34米。墓主人为成年女性，单人仰身直肢葬，左胫搭于右胫之上，面向偏右。人骨保存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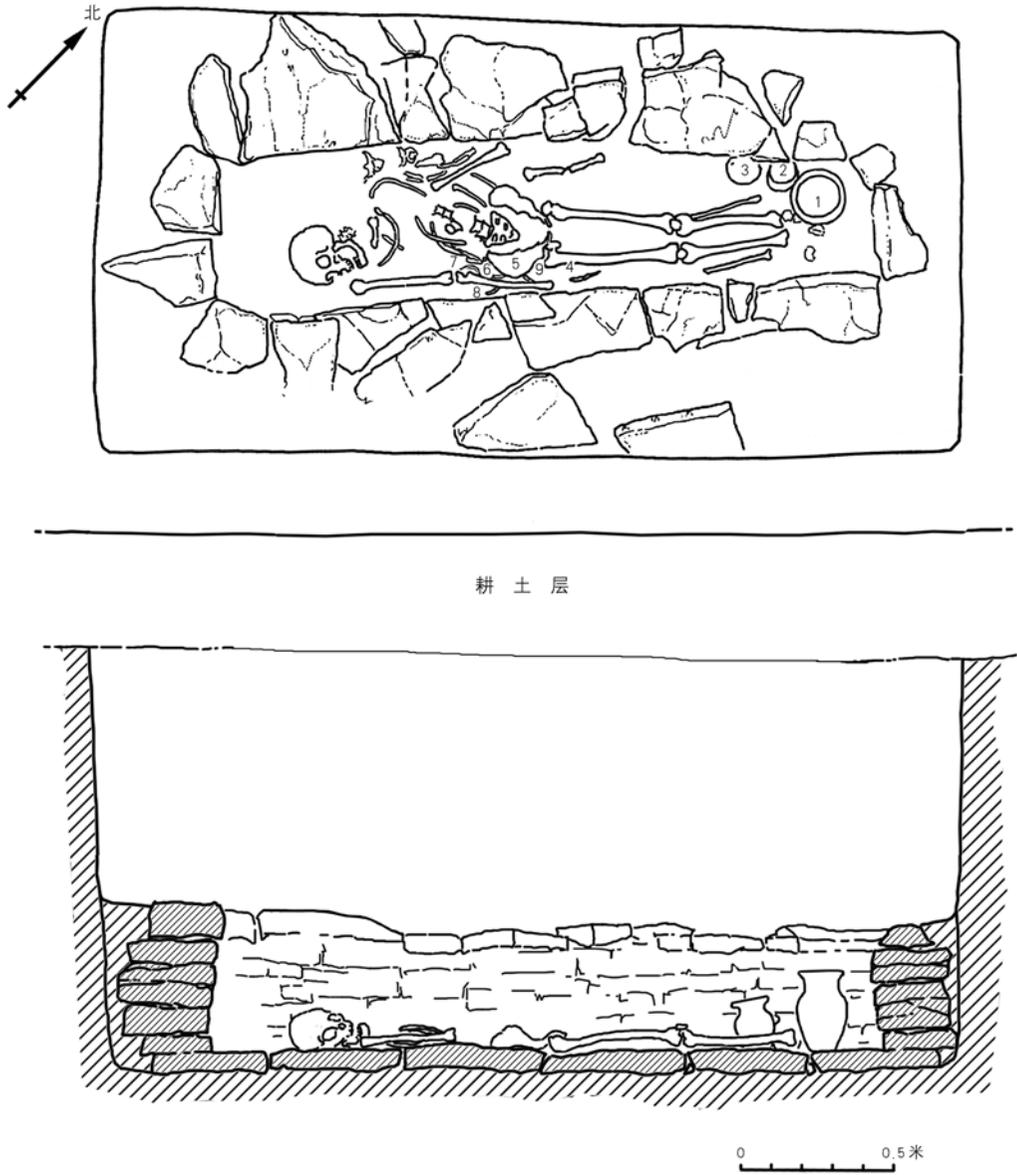


图十 M7 平、剖面图

1、2、7. 陶罐 3. 骨笄 4. 陶纺轮 5. 铜耳环 6. 玛瑙珠 8. 铁镞

但手和脚趾骨皆不存。颅骨上方放置陶器2件，颅顶和两侧则随葬有骨笄和金、银耳环等。墓向247°（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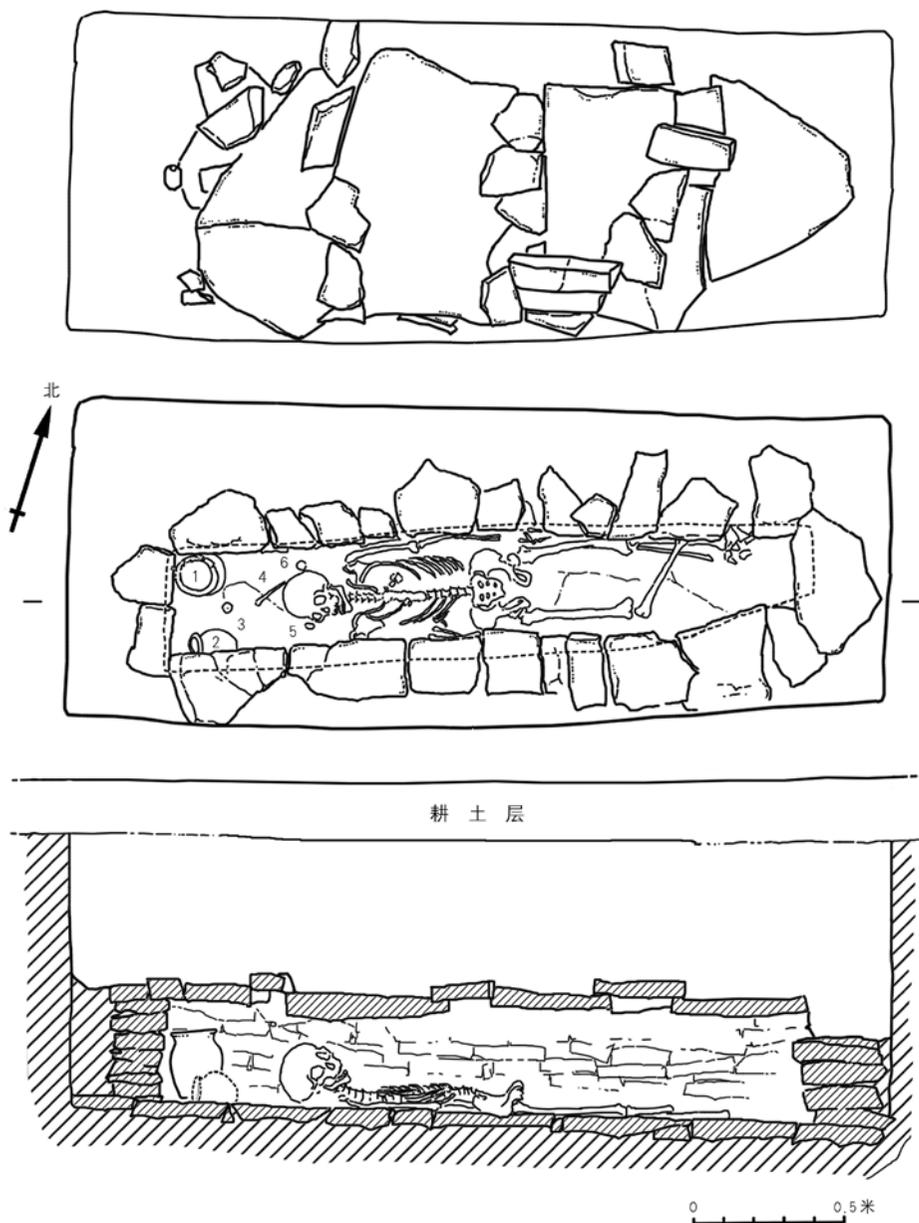
M21 位于西列南部，其北和南侧分别为M16和M22，与诸墓相距1.3-1.9米。墓扩开



图十一 M12 平、剖面图

1. 陶罐 2、3. 陶壶 4. 铁削 5-9. 铁镞

口距地表0.28-0.38米，平面呈长方形，长3、宽1.2、深1.3米。扩口以下0.4-0.6米左右即为熟土二层台，台宽0.38-0.88米左右。椁长1.95、宽0.24-0.4、存高0.32-0.38米。墓主人为成年女性，单人仰身直肢葬，面向上。人骨躯干部分散乱，左上肢骨残失，手和脚趾骨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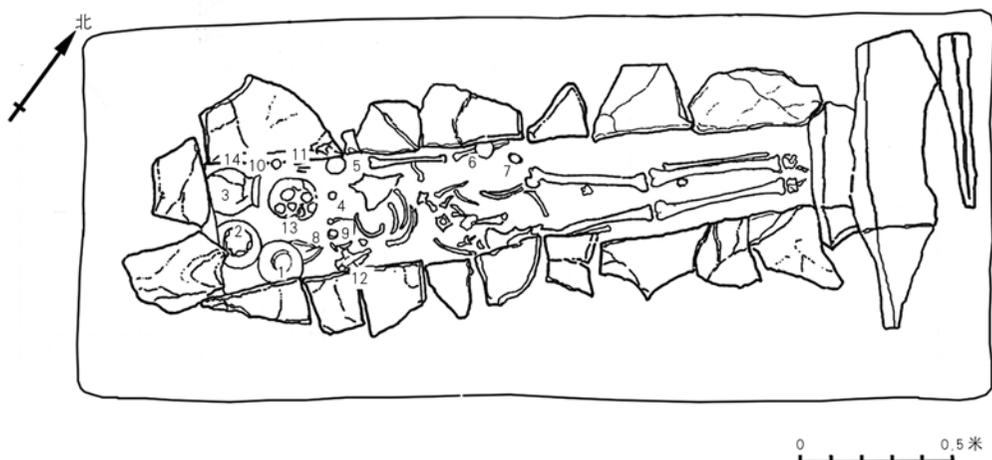


图十二 M16 平、剖面图

1、2. 陶罐 3. 陶纺轮 4. 骨笄 5. 银耳环 6. 包金耳环

不存。颅骨上方及一侧列置陶器 3 件，颅骨右侧和颈、胸部则有玛瑙珠、铜耳环、陶纺轮和铜镯等。墓向 $248^{\circ}$ （图十三）。

此外，M6 资料已发表<sup>[5]</sup>，M9 为规格很小、结构简陋的儿童墓（随葬陶罐 1 件），M17 则已被破坏，故此 3 座墓从略。



图十三 M21 平面图

- 1、2. 陶壶 3. 陶罐 4、12. 玛瑙珠 5、6. 铜镯 7. 铜指环 8、11. 铁削  
9. 铜耳环 10. 骨纺轮 13. 玛瑙管状饰 14. 陶纺轮

Bc型 2座, 石板墓, 即其四壁皆为立支的石板, 无木棺。除了已发表的M5之外, M23亦属此型。因此墓位于东排的最北端的土崖边缘(与M1相距30多米, 故在已发表的墓葬分布图中未能绘入), 多半已坍塌, 墓内仅存1件陶罐。

### 3. 器物综述

在上述11座墓葬中, 出土各类随葬器物共94件, 可分为陶器、铁器和其他类3类。

#### a. 陶器

共35件, 除了2件纺轮(即M7:4和M21:14, 已发表)之外, 计有陶罐和陶壶共33件。多数墓内随葬3件, 少数墓内随葬1件或2件(如M1和M16)。从随葬位置看, 多置于颅骨的顶部或一侧, 也有将3件陶器中的1件放在足侧者(如M4和M7), 只有M12中将3件陶器均置于足侧。这些情况和已发表的8座墓葬是一致的<sup>[6]</sup>。

**壶** 14件。皆为泥质陶, 制法为套接轮修, 有的颈部尚有轮修痕迹。展沿, 多圆唇, 有的唇下微出折棱; 溜肩或圆肩, 平底, 有的壶底略内凹, 个别还带有印记。器表以素面为主, 有的饰暗纹、弦纹及压印几何纹。依据其器形差异可分

以下2型:

**A型** 10件。溜肩, 腹较深, 器形略显瘦高, 一般高20厘米以上, 且口部多有破茬现象。

M3:1, 完整。舌状唇, 束颈, 溜肩, 弧腹, 平底。肩部饰竖向磨光暗纹, 腹部饰压印席纹。口径11.2、腹径12.9、底径8.2、高20.5厘米。

M11:1, 口沿残。圆唇, 展沿, 束颈, 溜肩, 深弧腹, 平底。颈部饰竖向磨光暗纹, 其下饰2周刻划弦纹, 弦纹间夹饰刻划水波纹。口径13.6、腹径21.5、底径10.2、高25.5厘米(图十四, 2)。

M12 : 1, 残, 可复原。舌状唇, 展沿, 束颈, 溜肩, 深弧腹, 平底。肩部饰 2 周刻划弦纹, 腹部饰网格状磨光暗纹。口径 7.1、腹径 17、底径 8.9、高 25.6 厘米(图十四, 4 ; 图版三, 1)。

M13 : 1, 残, 可复原。圆唇, 展沿, 溜肩, 弧腹, 底部略呈圈足状。肩部饰 2 周刻划弦纹。口径 13.3、腹径 17.5、底径 9.5、高 23.6 厘米(图十四, 3)。

M13 : 2, 口沿残。圆唇, 展沿, 束颈, 溜肩, 深弧腹, 平底。肩部饰 2 周刻划弦纹。口径 13.2、腹径 17.6、底径 10、高 23.9 厘米(图十四, 1 ; 图版三,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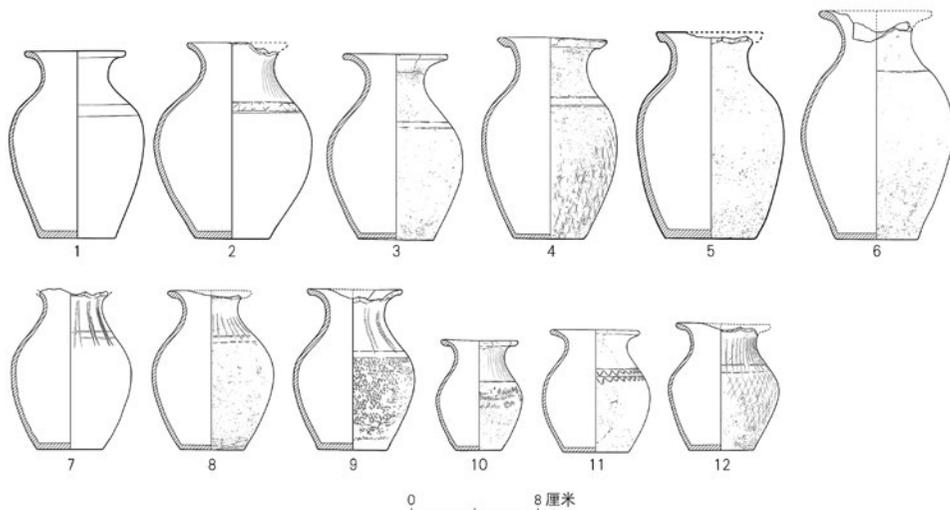
M19 : 1, 口沿残。近底部有套接痕迹。圆唇, 展沿, 束颈, 溜肩, 深弧腹, 平底。肩部饰 1 周刻划弦纹。口径 14.1、腹径 19.2、底径 10.3、高 29.8 厘米(图十四, 6 ; 图版三, 2)。

M20 : 2, 口沿残。下腹部有打磨痕迹。舌状唇, 展沿, 束颈, 溜肩, 深弧腹, 平底。素面。腹径 18.6、底径 11.5、高 26 厘米(图十四, 5 ; 图版三, 4)。

M20 : 3, 口沿残。近底部有刀削痕迹。舌状唇, 展沿, 束颈, 溜肩, 弧腹, 平底, 底部有模糊的方形压印痕迹。颈部饰 2 道为一组的竖向磨光暗纹, 其下饰 2 周刻划弦纹。口径 10.6、腹径 15.4、底径 8.1、高 20.1 厘米(图十四, 9)。

M21 : 1, 口沿残。舌状唇, 展沿, 束颈, 溜肩, 弧腹, 平底。颈部饰竖向压印纹, 肩部饰 2 周弦纹。口径 10.8、腹径 16.7、底径 8.7、高 21.1 厘米(图十四, 8)。

M21 : 2, 口沿残。颈部有轮修轮纹, 器内下腹部有套接痕迹。束颈, 溜肩, 长斜腹, 平底, 底部有圆形压印痕迹。颈部饰竖向磨光暗纹。腹径 15.2、底径 8.3、残高 20.4 厘米(图十四, 7)。



图十四 出土陶壶

1-9. A 型壶 (M13 : 2、M11 : 1、M13 : 1、M12 : 1、M20 : 2、M19 : 1、M21 : 2、M21 : 1、M20 : 3)  
10-12. B 型壶 (M12 : 3、M7 : 1、M15 : 3)

**B型** 3件。圆肩，腹较浅，器形相对A型壶较宽矮。

M7:1, 残。圆唇，束颈，溜肩，弧腹，平底。肩部饰相间的2周刻划弦纹和刻划水波纹。口径11.3、腹径13.6、底径8.3、高15.6厘米(图十四, 11; 图版三, 6)。

M12:3, 口沿微残。近底部有刀削痕迹。舌状唇，展沿，束颈，溜肩，弧腹，平底。肩部饰竖向磨光暗纹，其下饰1周刻划弦纹，腹部饰压印席纹。口径9.8、腹径10.8、底径5.8、高15.4厘米(图十四, 10)。

M15:3, 口沿残。近底部有刀削痕迹。舌状唇，展沿，束颈，溜肩，弧腹，平底。肩部饰2周刻划弦纹，颈部及刻划弦纹上饰竖向磨光暗纹，腹部饰网格状磨光暗纹。口径12.5、腹径14.6、底径8.5、高16.8厘米(图十四, 12; 图版三, 5)。

**罐** 共17件。多为夹砂灰褐陶。套接轮修为主，兼有少量手制者，多素面，平底。纹饰有暗纹、弦纹、波浪纹、戳印纹等。按照质地和器形，可分为2型：

**A型** 15件。皆为夹砂灰褐陶，侈口，深腹，有的表面尚存烟炱痕迹。按照口径与腹径比例可分2个亚型。

**Aa型** 口径与腹径相近，本次发表的15件，均属此型。

M1:1, 完整。夹砂灰陶。器内近底部可见套接痕迹。圆唇，唇缘略折，唇下有折棱，侈口，溜肩，弧腹，平底。素面。口径11.3、腹径12.1、底径7.8、高14.5厘米(图十五, 1)。

M3:3, 残。夹砂灰陶。器表有烟炱痕迹。舌状唇，近平沿，溜肩，弧腹，平底。肩部饰2周刻划弦纹，其间夹饰刻划水波纹。口径12.7、腹径12.5、底径7.6、高17厘米(图十五, 2; 图版三, 8)。

M4:1, 完整。夹砂灰陶。方唇，展沿，溜肩，弧腹，平底。素面。口径10、腹径11.3、底径6.7、高12.2厘米(图十五, 3)。

M4:2, 残。夹砂灰陶。方唇，侈口，溜肩，弧腹，平底，底部略凹，可见套接痕迹。素面。口径14.3、腹径14.2、底径9.1、高20.2厘米(图十五, 4)。

M4:3, 口沿残。夹砂灰陶。圆唇，侈口，溜肩，弧腹，平底。素面。口径11.7、腹径12.5、底径7、高14.2厘米(图十五, 5)。

M7:2, 口沿微残。尖唇，平沿，溜肩，弧腹，平底。素面。口径13.2、腹径13.5、底径8.5、高16.3厘米(图十五, 6)。

M11:2, 残。夹砂灰陶。器内有烟炱痕迹。近底部有刀削和套接痕迹。圆唇，展沿，弧腹，平底。肩部饰半周戳印篦点纹。口径12.5、腹径14、底径8.1、高16.3厘米(图十五, 7)。

M11:3, 残。夹砂灰陶。圆唇，展沿，弧腹，平底。肩部饰1周刻划水波纹。口径11.8、腹径12.8、底径7.4、高14.1厘米(图十五, 8; 图版三, 9)。

M13:3, 残。夹砂灰陶。尖唇，展沿，弧腹，底部略呈圈足状。素面。口径13.1、腹

径12.7、底径7.6、高16.7厘米(图十五, 9)。M15 : 2, 微残。夹砂褐陶。近底部有套接痕迹, 腹部有烟炆。尖唇, 展沿, 溜肩, 弧腹, 平底。肩部等距饰三组戳印篦点纹。口径12.7、腹径13.8、底径8.5、高18.5厘米(图十五, 10; 图版三,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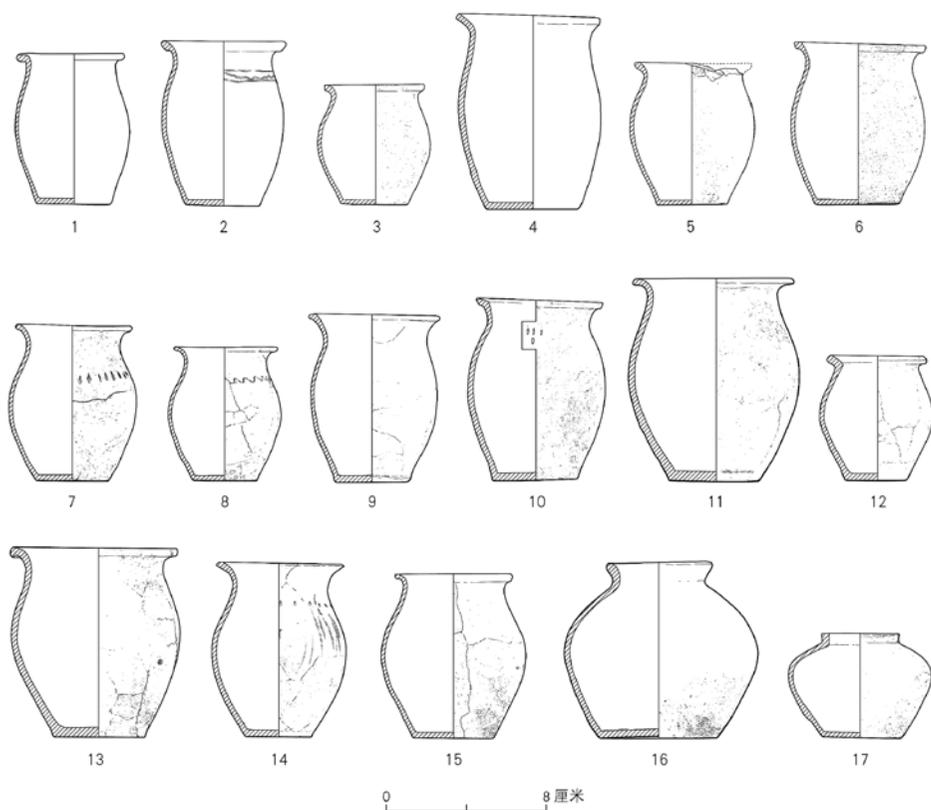
M16 : 1, 残。泥质灰陶。近底部有套接痕迹。圆唇, 展沿, 溜肩, 弧腹, 平底。素面。口径16.1、腹径17、底径9、高19.7厘米(图十五, 11)。

M16 : 2, 残。夹砂灰陶。近底部有套接痕迹。方唇, 侈口, 溜肩, 弧腹, 平底。素面。口径10.1、腹径11.4、底径6.3、高12.5厘米(图十五, 12)。

M19 : 3, 残, 腹部有三个铜孔。夹砂灰陶。口沿有烟炆痕迹。圆唇, 展沿, 弧腹, 平底。素面。口径16.7、腹径17、底径9.1、高19厘米(图十五, 13)。

M21 : 3, 残。泥质灰陶。腹部有烟炆痕迹。圆唇, 展沿, 弧腹, 平底。素面。口径11.8、腹径14.5、底径8.1、高16.5厘米(图十五, 15)。

M20 : 1, 残。泥质灰陶。腹部有烟炆。尖唇, 展沿, 弧腹, 平底, 颈部饰半周戳印纹, 腹部饰不规则的竖向磨光暗纹。口径12.7、腹径13.4、底径6.6、高17.5厘米(图十五, 14 ;



图十五出土陶罐

1-15. Aa型罐 (M1 : 1, M3 : 3, M4 : 1, M4 : 2, M4 : 3, M7 : 2, M11 : 2, M11 : 3, M13 : 3, M15 : 2, M16 : 1, M16 : 2, M19 : 3, M20 : 1, M21 : 3,) 16. Ba型罐 (M15 : 1) 17. Bb型罐 (M19 : 2)

图版三, 7)。

**B型** 2件。皆为泥质灰陶。制法为套接轮修。按照器形, 可分2个亚型。(本次发表无Bc型)

**Ba型** 1件。M15:1, 完整。器内底部有套接痕迹。圆唇, 侈口, 溜肩, 弧腹, 底部略凹。素面。口径10.6、腹径19.4、底径11.7、高17.9厘米(图十五, 16; 图版三, 11)。

**Bb型** 1件。M19:2, 完整。方唇, 直口, 圆肩, 斜腹, 平底。素面。口径7.8、腹径14.3、底径7.7、高11.5厘米(图十五, 17; 图版三, 12)。

**残器** 1件。M7:3, 残, 自颈与肩衔接处被打断。泥质灰陶。套接轮修。圆肩, 腹壁斜直, 平底。素面, 肩部有钻孔。口径11.2、腹径16.1、底径7.8、高18.4厘米(图版三, 13)。

### b. 铁器

除了已发表的之外, 多锈蚀较重, 但尚可辨出其器形者有:

**镰** 1件。M3:5, 残半。残存部分为直背, 自尾端向前端由宽渐窄, 尾端上卷成栏。长11.4、最宽3.1、背厚0.4厘米(图十六, 9; 图版四,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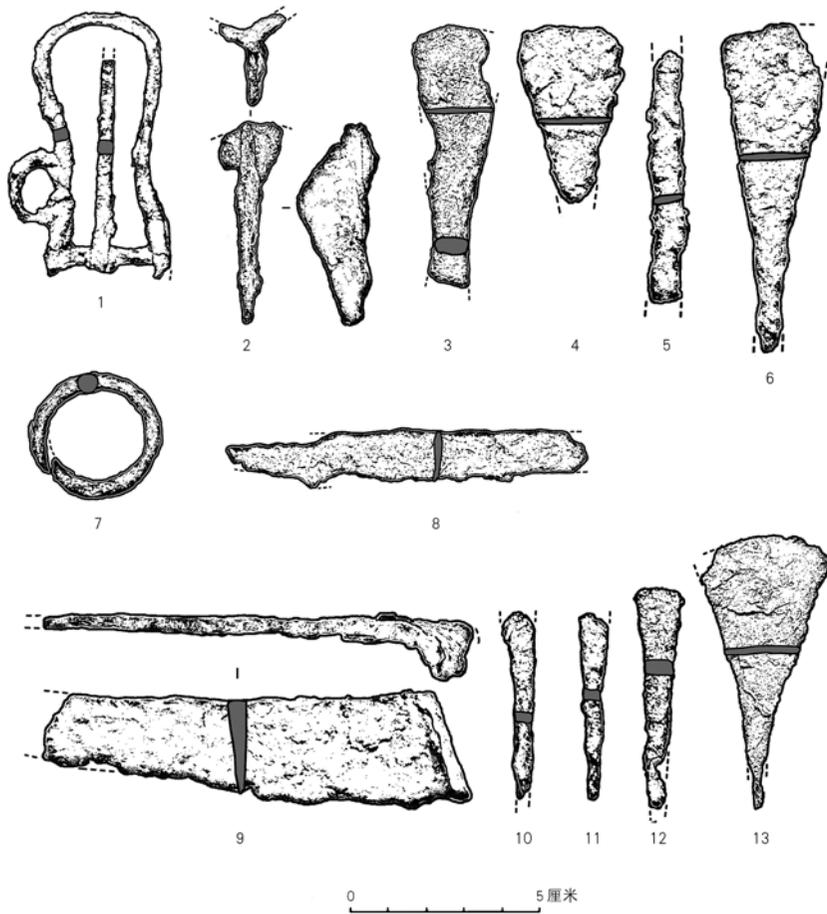
**削** 6件。体量差别虽较大, 但形制相同, 均为直背直刃, 板条状柄, 柄上多具朽木痕。M4:6, 两端及刃部均残, 存长9.6、宽1.3、背厚0.4厘米左右(图十六, 8)。M13:5, 两端均残, 存长17.4、最宽2.2、背厚0.4厘米左右(图十七, 1; 图版四, 7)。M7:13, 柄残失, 存长8.4、宽1.3、背厚0.4厘米左右(图十七, 2)。M1:7, 两端及刃部均残, 存长8.1、宽1.2、背厚0.2厘米左右(图十七, 3)。M21:8, 削体大部残失, 柄部有朽木痕, 存长4.3、最宽1.4、背厚0.8厘米左右(图十七, 4)。M14:4, 柄端残失, 存长13.5、宽1.9、背厚0.65厘米左右(图十七, 5; 图版四, 6)。

**镞** 较完整者9件。铤部一般作四棱状。依镞叶平面形状的不同分为3型。其中平面近柳叶形的A型镞未见。

**B型** 4件。平面近铲型。M3:6-1, 铤残, 镞叶平面近三角形, 存长8.7、刃宽2.6、均厚0.3厘米左右(图十六, 4)。M3:6-2, 仅存镞叶, 存长3.7、刃宽2.8、均厚0.2厘米左右(图十六, 6; 图版四, 3)。M4:5-1, 镞叶、铤均残, 存长6.9、刃宽2.0、厚0.2—0.6厘米(图十六, 3)。M12:4, 刃、铤略残。弧刃。存长7.1、刃宽2.4、均厚0.3厘米左右(图十六, 13; 图版四, 2)。

**C型** 4件。均残。近条凿状, 扁四棱体, 铤至刃部由窄渐宽。M12:9, 存长5.6、刃宽1.2、厚0.5厘米(图十六, 12)。M12:5、6, 存长4.8、刃宽0.7、厚0.4厘米左右(图十六, 10、11)。M21:11, 刃部残失, 存长7.5、宽0.9、厚0.5厘米(图十七, 6)。

**D型** 1件。三翼镞。M4:5-2, 为一块带有折角的残片, 一端侧面呈“丫”形, 似为三翼镞的尾翼部分。存长5.3、存宽2.1、均厚0.3厘米左右(图十六, 2)。



图十六 随葬铁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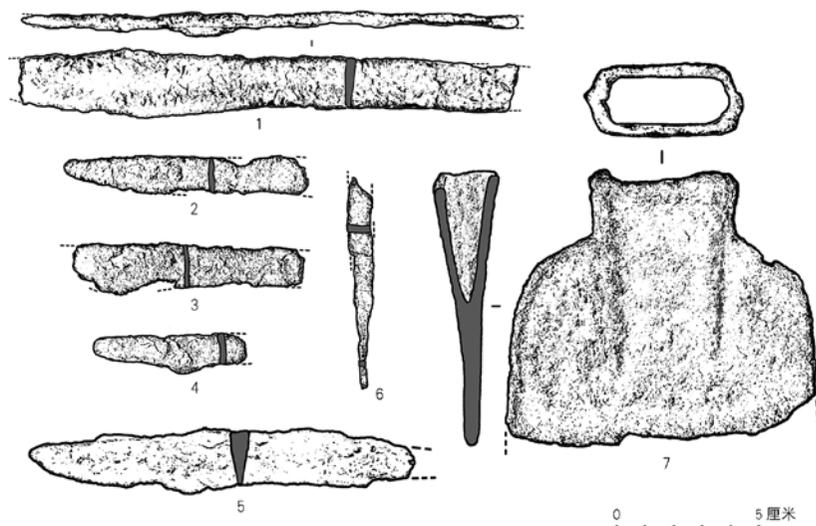
1. 带扣 (M4 : 4) 2. D型镞 (M4 : 5-2) 3、4、6、13. B型镞 (M4 : 5-1, M3 : 6-1、6-2, M13 : 4) 5. 条状器 (M3 : 7) 7. 环 (M4 : 8) 8. 削 (M4 : 6) 9. 镰 (M3 : 5) 10-12. C型镞 (M12 : 5、6, M12 : 9)

**带扣** 1件。M4 : 4, 以截径为0.5厘米的铁丝锻制而成。卡框作舌状, 亚腰, 一侧具一环状耳, 尾端弯出环孔, 再穿轴联一四棱体卡针, 长7、宽4.4厘米; 扣舌残长5.6、宽和厚0.4厘米左右(图十六, 1)。

**条状器** 1件。M3 : 7, 两端残断。片条状, 存长6.8、均宽0.8、均厚0.2厘米左右(图十六,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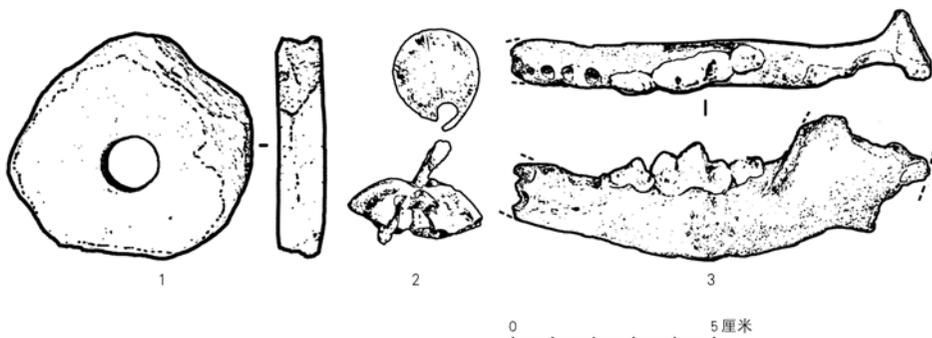
**环** 1件。M4 : 8, 略残。圆柱体, 环状。直径3.3、截径0.3厘米左右(图十六, 7; 图版四, 4)。

除了上述11座墓内所出铁器之外, 还有两件出自M8和M14内的未曾发表的铁器:  
**铲** 1件。M8 : 6, 釜口、肩、刃均残。铸制。竖釜, 圆肩、六角形釜口, 平刃。釜部侧面作楔状并各有一道合范缝痕。残高9.6、刃宽10.3、叶厚0.3厘米; 釜口长5.0、宽2.2厘米(图



图十七 出土铁器

1-5. 削 (M13 : 5、M7 : 13、M1 : 7、M21 : 8、M14 : 4) 6. C型镞 (M21 : 11) 7. 铲 (M8 : 6)



图十八 出土其他器物

1. 陶纺轮 (M16 : 3) 2. 鎏金铜泡饰 (M16 : 7) 3. 犬下颌骨 (M1 : 01)

十七, 7, 图版四, 1)。

**削** 1件。M14 : 4, 柄残, 尖锋, 直背, 直刃, 楔形截面, 板条柄有朽木痕。残长13.5、宽1.8、背均厚0.6厘米左右(图十七, 5 ; 图版四, 6)。

### c. 其他

**陶纺轮** 1件。M16 : 3, 以陶片打制而成, 平面形状不规则, 中心一孔。长3.4、宽3.4、厚0.6、中心孔径0.7厘米(图十八, 1)。

**鎏金铜泡饰** 1件。M16 : 7, 残, 已变形。泡饰作伞状, 中心孔内有一穿钉, 穿钉对折处銜一摇叶, 摇叶已脱落。泡长2.1、高0.9、叶宽1.3-1.5、厚0.1厘米(图十八, 2)。

**犬下颌骨** 1块。M1 : 01, 两端均残, 牙床上残存三颗尖臼齿。存长10.4、最宽3.3、最厚1.1厘米。出土于石椁淤土中, 疑因椁顶坍塌所致(图十八, 3)。

## 4. 几点认识

### (1) 关于墓葬的年代、布局、葬俗和形制

作为大板营子墓地的一部分，本文所列的12座墓葬同先期发表的8座墓葬一样，其相对年代约为3世纪中晚期，是慕容鲜卑首领莫户跋率部进入辽西并定居于大棘城之北以后不久的遗存<sup>[7]</sup>。从整个墓地来看，其布局和墓葬形制具有以下特点。

在墓地布局上，墓群排列较为有序，方向亦较一致，除了M1、M18和M23之外，均在北偏东220—258°之间。墓葬之间虽相隔较近，但基本无打破关系(M10和M9除外)。如此相对整齐划一的墓地布局不仅在辽西地区，而且包括内蒙古东部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的早期鲜卑遗存中也是罕见的。从墓地发展和形成的一般历史过程来看，类似这种带有一定的规划的部落公共墓地性质的遗存只有在部落成员之间血缘关系较为紧密、社会结构相对稳定、贫富差别不甚明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

从以往发现的三燕遗存来看，墓内殉牲的现象并非大板营子墓地所独有，但一般多以牛腿骨殉之，如十二台砖厂墓地的台M9022、田草沟晋墓M2等<sup>[8]</sup>。而大板营子墓地则多以牛头骨或牛下颌骨与犬头骨同置一处，构成一种“牲殉组合”。如果说以牛腿骨作牲殉已属于一种仅具某种象征意义的葬俗遗的话，那么这种以牛和犬头骨构成的“牲殉组合”则是一种更多地保留了早期游牧民族丧葬传统的文化现象，而这一现象又多具有拓跋鲜卑的民族色彩<sup>[9]</sup>。其中M11的牲殉现象值得注意，在该墓二层台上陈放的牛头骨一侧还散见有若干块牛蹄骨(图四)。史载“(夫余)有军事亦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凶吉。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三国志》卷三十)”<sup>[10]</sup>，这种现象亦见

于资料已发表的M2中，显然这是吸收了夫余文化因素的结果。在牲殉方面具有性别上的倾向性，即除了石椁墓M7之外，牲殉现象皆见于土圻竖穴木棺墓内，且墓主人皆为男性，反映出男性在游牧部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墓葬形制方面，土圻竖穴木棺墓与土圻竖穴石椁墓并存，这是东部鲜卑早期墓葬的一大特点。无论是土圻竖穴墓还是石椁墓皆作前宽后窄状。一般认为，在这种前宽后窄的鲜卑式墓葬中，其木棺墓的渊源可溯至东汉时期的扎赉诺尔墓；其石椁墓的年代则以房身村石板墓为最早(约当3世纪中叶)<sup>[11]</sup>。在本篇所列12座墓中，石椁墓为5座，实际上，如果算上儿童墓M9，已被破坏的M17和M23，已发表的M5、M8和M22，以及1994年发现并发掘的M1和M2，则在大板营子发掘的全部28座墓葬中，石椁墓计有13座，近占半数。同房身村石板墓相比较，大板营子墓地中属于Bc型的M5和M23与之基本相同。这类石板墓在石椁墓中较少，似为其比较原始的简约形制。过去认为，在辽西地区鲜卑墓葬中，这两种形制不同的墓葬并存的现象出现于前燕时期<sup>[12]</sup>，现在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应提早到3世纪中晚期。

此外，在1994年发掘的M1和M2(均为石椁墓)和1999年发掘的M10(木椁墓)中，均见有

在墓底铺一层均匀的碎石块或小河卵石的做法,这是在以往所见的辽西地区鲜卑墓葬中所不曾有过的现象<sup>[13]</sup>。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这种以碎石铺底的做法只见于辽东地区浑江中游魏晋时期高句丽小石板墓中<sup>[14]</sup>。二者之间可能的源流关系值得探讨。学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辽宁西部、内蒙古昭盟和河北幽燕之地为商人发祥地区,高句丽人很可能是商人建国前后或入主中原之时向东北方迁徙至浑江、鸭绿江流域的一支<sup>[15]</sup>。有文认为,早在3世纪初,进入辽西后的慕容鲜卑就开始与高句丽有了接触。三燕文化墓葬中的石椁木棺墓约出现于3世纪中叶前后,北票北沟M8是其年代较早的墓例(约当3、4世纪之际)<sup>[16]</sup>。大板营子墓葬中所见以碎石铺底的现象似乎表明,高句丽积石为葬的筑墓传统对辽西地区鲜卑石椁墓确实曾产生过影响。

## (2) 关于陶器组合

一般认为,慕容鲜卑自身发展的第一阶段是魏初其首领莫户跋率部迁到辽西至慕容廆从辽东再迁辽西徒河之青山。这一阶段的考古遗存以朝阳十二台砖厂墓群、科左后旗舍根墓群和新胜屯墓群为代表<sup>[17]</sup>。根据我们对大板营子墓地相对年代的推定,该墓地亦应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存之一,所出土陶器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A型罐(夹砂罐)和A型壶(泥质灰陶壶)共存一墓以及由此构成的单一的罐壶组合。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学界已注意到了这种轮制泥质灰陶与夹砂陶器共存一墓的现象,认为可能是在当时的鲜卑文化共同体中具有掌握制陶工艺的中原人的原因所致<sup>[18]</sup>。此种观点可备一说。不过,这种现象在内蒙古地区鲜卑墓中多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其渊源可溯至南杨家营子墓地<sup>[19]</sup>(约2世纪初至3世纪中叶)。大板营子陶器群的出土为这一文化现象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新的线索。

曾有文将可能与慕容鲜卑活动有关的诸考古遗存中的陶壶与陶壶之间和陶罐与陶罐之间的关系做过初步考察,认为房身村晋墓、本溪晋墓、十二台砖厂墓群和大安渔场墓以及南杨家营子墓群和扎赉诺尔墓群出土的大口展沿壶(即A型壶)之间有着一定的演变关系;孝民屯墓地、本溪晋墓、十二台砖厂墓群、冯素弗墓和南杨家营子墓群出土的小口侈口罐(B型罐)等也有着一定的演变关系<sup>[20]</sup>。显然,在缺少相关考古资料的条件下,这还只是一种粗线条的带有臆测性质的描述。因此,就北方地区鲜卑陶系的类型学研究而言,出土地点和随葬位置明确、组合形态和共存关系完整的大板营子陶器群无疑是一批新的重要资料。

在以朝阳十二台砖厂墓群、科左后旗舍根墓群和新胜屯墓群为代表的考古遗存中,新胜屯有2座墓有完整的陶器组合,但陶器数量有限。舍根遗存陶器的数量虽较多,但多为征集品。因此,可与大板营子陶器作整体比较者,只有十二台砖厂两晋墓出土的陶器群。据统计,在大板营子墓地出自23座墓内的58件陶容器中,壶类即有21件,尚不及总数的一半;十二台砖厂两晋墓共21座,出土陶壶和陶罐分别为21件和12件<sup>[21]</sup>。如果将夹砂大口罐(A型罐)和泥质灰陶壶(A型壶)分别视为土著文化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两种文化因素的代表器物的

话，则这两个陶器群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似已不难判明了。如果再考虑到大板营子墓葬的原始性(排列有序的墓葬布局、椁和棺皆作前宽后窄状，游牧民族色彩浓厚的牲殉现象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其陶器群在北方地区鲜卑陶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 (3) 关于随葬的铁器

据统计，在所发掘的23座大板营子墓葬中有16座墓随葬铁器，其中少则1件(如M5、M7)，多则有10多件以上(M14)甚至20件(M2)，铁器数量达百件左右(按可辨器形者计)，占总数近一半，这在目前所见早期鲜卑墓葬中尚属罕见。从铁器种类来看计有铁铲、镰、削、矛、镞和带扣等，多为农具，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兵器。其中铁铲3件(M3:4、M8:6和M10:2)，均为铸制，形制相同，皆为竖盞、圆肩、平刃略外弧；铁镰2件(M4:7和M3:5)，均为锻制，完整者为弧背弧刃，尾端较宽并翻卷成栏<sup>[22]</sup>。铲和镰分别为典型的锄草和收割工具，与中原地区汉代铁农具别无二致；出土的矛和削的形制也与汉式同类器完全相同。

内蒙古中部拓跋鲜卑墓中所随葬的铁器一般多为兵器和马具，如铁剑，刀、镞、马衔，带扣、环等。而作为农具的铁铲在三道湾铁器中仅见一例，铁和铁镰则全然不见<sup>[23]</sup>。显然，同这些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因素的铁器相比较，大板营子墓中随葬铁器凸显出农耕文化特点。铁镞也是内蒙古地区鲜卑铁器中较为多见的器物之一，所不同的是，见于大板营子墓内的铁镞则以平刃较宽的铲式为主，与用于实战和狩猎时的射杀那种镞叶似矛的铁镞不同，这种平刃镞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用于某种射仪上的专用箭矢。总之，大板营子墓葬墓主人生前不仅比较普遍地使用了铁器，而且在对不同种类铁器的选择上也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汉化倾向。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万欣，参加勘探、发掘的人员有万欣、顾英武、刘海东、袁功文。器物绘图、摄影由万欣、王宇完成。本文由王宇、万欣执笔。

#### 注

- [1] 武家昌：《辽宁北票市大板营子鲜卑墓的清理》，《考古》，2003年第5期。
-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北票市大板营子墓地的勘探与发掘》，《辽宁考古文集》(二)，225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
- [3] 同注[2]。
- [4] 同注[2]。
- [5] 同注[2]。
- [6] 同注[2]。
- [7] 同注[2]。
- [8] 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7年第11期；b.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 [9]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有关简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8月第1版。

- [10] 《三国志》，841页，中华书局，2005年。
- [11] a. 王成：《扎赉诺尔圜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b.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 [12] 尚晓波：《朝阳地区两晋时期墓葬类型分析》，《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 [13] 同注[1]和[2]。
- [14] 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 [15] 范犁：《〈高句丽探源〉驳议》，《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53页，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
- [16] 田立坤：《三燕文化与高句丽考古遗存之比较》，《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12月。
- [17] 田立坤：《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 [18] 刘观民：《不同文化之间特征品交叉现象释例》，《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1期。
- [20] 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 [21] 同注[8]a。
- [22] 同注[2]。
- [23] 三道湾墓50座，出土铁器总数不详，主要为剑、矛、刀、镞和环等；北玛尼吐墓26座，铁器中可辨器形者80件，主要为镞和剑(削?)；拉布达林墓24座，铁器虽多(300多件)，但所列可辨器形者仅40件，主要为棺钉和环等；南杨家营子墓20座，多数墓内随葬有铁器，但多为棺钉，其他可辨出器形者仅削、镞和带扣等；参见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三道湾》；钱玉成等：《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1期。此外，出土铁马衔的墓葬有伊和乌拉鲜卑板墓和七卡鲜卑墓，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附表

墓号	型	墓扩长×宽一深(米)	木棺或石椁长×宽一高(米)	人骨性别、葬式和保存状况	方向	随葬品(件、枚)	件数	备注
M1	Bb	2.5×?-(1.5~1.55)	1.8×1.04-0.6	成年女性,仅存颅骨和少量肢骨等	132°	Aa型陶罐1、铁削1、铜镞2、铜指环4、骨簪1、玛瑙珠(1)、犬下颌骨1	11	北扩壁已随土崖坍塌,其宽不详
M2	Aa	2.8×(0.78~0.82)-1.86	2.46×0.8-0.5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躯干和上肢骨不存	240°	Aa型陶罐1、A型壶1、B型壶1、铁环2、铁削1、B型镞2、铁铤(?)14、锥形器1	23	铁铤(?)5件未见
M3	Aa	2.9×(1.2~1.25)-1.54	2.4×(0.54~0.66)-0.25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保存较好	234°	Aa型陶罐2、A型壶1、铁铲1、铁铤1、B型镞1、条状器1	7	棺外前部置牛下颌骨、犬头骨
M4	Aa	2.6×0.9-0.8	2.2×(0.5~0.66)-0.08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右下肢略曲	237°	Aa型陶罐3、铁铤1、削1、B型镞1、带扣1、环1	8	
M5	Bc	2.2×(1.3~1.4)-1.1	1.8×(0.3~0.4)-0.45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右下肢略曲	238°	Aa型陶罐1、A型壶1、B型壶1、铁削1	4	
M6	Bb	2.6×1.1-0.96	1.9×(0.3~0.46)- (0.38~0.42)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保存较好	237°	Aa型陶罐1、Bb型陶罐1、B型壶1、铁削1、B型镞1、C型镞3	8	
M7	Bb	3×1.2-1.3	1.55×(0.26~0.35)-0.35	成年女性,单人仰身直肢,面骨不存	232°	Aa型陶罐1、A型壶1、B型壶1、陶纺轮1、铁铤1、铜耳环2、骨簪1、玛瑙珠6	9	棺前上方置牛头骨和犬趾骨
M8	Ba	2.75×1.42-1.52	1.92×(0.38~0.52)- (0.42~0.56)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面向左	235°	Aa型陶罐1、A型壶1、铁铲1、斧1、A型钉1、B型钉6、A型镞1、B型镞1	19	樽外置陶壶A型1、铁矛1、钉B型1、镞B型2、A型镞1
M9	Bb	1.6×1-0.7	0.08×(0.24~0.28)-0.2	仅存颅骨,儿童,性别葬式不详。	250°	A型陶罐1	1	其西北角打破M10
M10	Ab	3.4×(1.7~1.8)-1.7	2.92×(0.7~1.1)-0.64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保存较好	258°	Aa型罐1、Ba型罐1、A型壶1、铁铲1、钺1、矛1、削1、B型镞3、铤4、骨弓弦1、残铜片1	15	木棺外随葬牛、犬下颌骨和牛趾骨等
M11	Aa	2.7×1-2.1	2.24×(0.58~0.7)-0.42	成年男性,躯干和上肢骨残缺	252°	Aa型陶罐2、A型壶1、铁片和铤各1件	5	棺前置牛头骨;铁器2件未见

续附表

墓号	型	墓坑长×宽×深(米)	木棺或石椁长×宽×高(米)	人骨性别、葬式和保存状况	方向	随葬品(件、枚)	件数	备注
M12	Bb	2.8×1.42-1.64	2.14×(0.38~0.52)-0.4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躯干骨散乱	224°	Ab型陶罐1、A型壶1、B型壶1、铁链6	9	
M13	Aa	2.7×1.22-1.6	2.2×(0.54~0.7)-0.32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保存较好	243°	Aa型陶罐1、A型壶2、铁链1、铁削1	8	棺前上部随葬犬头骨和趾骨
M14	Aa	2.76×(1.5~1.6)-1.7	2.4×(0.7~0.82)-0.4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躯干和上肢骨多不存	243°	陶罐Aa型1、Bb型罐1、BC型罐1、铁铲1、B型铁链4、链4、削2、矛1、环2	17	
M15	Aa	2.9×1.45-1.8	2.16×(0.54~0.68)-0.24	未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保存较好	227°	Aa型陶罐1、Ba型罐1、B型壶1	3	
M16	Bb	2.7×(0.96~1.08)-1.15	2.08×(0.18~0.32)-0.34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左胫搭于右胫上	247°	Aa型陶罐2、陶纺轮1、骨簪1、金耳环1、银耳环1	7	
M17	Bb	约3×1.2-0.8	1.76×(0.34~0.6)-0.44	不详。	238°	残存少量夹砂黑陶片	?	已被破坏 仅存墓底
M18	Aa	2.68×(0.9~1.1)-1.74	2.18×(0.6~0.7)-0.45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尺、胫骨叠置	135°	Ab型陶罐2、Ba型罐1、铁削1、C型铁链2	7	“敛骨葬”
M19	Aa	2.55×0.98-0.95	2.1×(0.45~0.7)-0.3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颅骨和躯干骨残缺	220°	Aa型陶罐1、Bb型罐1	3	棺外置A型陶壶1、兽骨若干
M20	Aa	2.5×1.16-1.9	2.26×0.62-0.16	成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保存较好	247度	Aa型陶罐1、A型壶2、铁釜1、镰1、削2、A型铁链2、B型铁链3、C型铁链1、三翼铁(?)1、铜花饰1	17	棺前上部西北角随葬犬头骨
M21	Bb	3×1.2-1.31	1.95×(0.26~0.4)-0.32~0.38	成年女性,躯干骨散乱	248度	Aa型陶罐1、A型壶2、陶纺轮1、铁削1、铜耳环2、铜镯2、骨纺轮1、玛瑙珠和管饰(4)	13 [9]	玛瑙珠和管饰(4)未见
M22	Ba	2.5×0.9-1.7	2.05×(0.5~0.56)-0.3~0.4	成年女性?单人仰身直肢,颅骨和躯干骨残缺	232度	Aa型陶罐1、B型壶1、铜镯1	3	
M23	Bc	长宽不详,深1.6米	约1.15×0.85-0.48	不详。	约323度	Ba型陶罐1(已变形)	1	墓坑壁大部随土崖坍塌。

续附表

墓号	型	墓坑长×宽×深(米)	木棺或石椁长×宽×高(米)	人骨性别、葬式和保存状况	方向	随葬品(件、枚)	件数	备注
总计	Aa型10座, Ab型1座, Ba型2座, Bb型8座, Bc型2座			成年男性13具,成年女性3具,性别未定者7具。	多在220—258度之间	A型壶14、B型壶7、Aa型罐25、Ab型罐3、Ba型罐5、Bb型罐2、Bc型罐2,共58件(壶21、罐37);铁器88[91]件。	198 [190]	共8件(铁器7件)整理中未见。

说明:1、该墓地的人骨标本曾委托吉林大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生杨敬雷和朱晓汀进行鉴定, 谨致忱谢。

2、圆括弧内的数字均按1再计,方括弧内数字系实有数字。

3、另有少量铁器在整理中未见,疑在进行保护处理时因标签脱落而混失。



1. M11 全景



2. M13 全景



3. M20 全景

图版一 北票大板营子墓地墓葬



1. M7 全景 (上:封石;下:墓底)



2. M12 全景

图版二 北票大板营子墓地墓葬



图版三 大板营子墓葬出土陶器

1-4. A型壶(M12:1、M19:1、M13:2、M20:2) 5、6. B型壶(M15:3、M7:1)  
7-10. A型罐(M20:1、M3:3、M11:3、M15:2) 11、12. B型罐(M15:1、M19:2) 13. 残器(M7:3)



图版四 大板营子墓葬出土铁器

1. 铲 (M8:6) 2、3. 镞 (M12:4、M3:6-2) 4. 环 (M4:8) 5. 镰 (M3:5) 6、7. 削 (M14:4、M13:5)

# 遼寧省北票市大板営子墓地の調査と発掘（続）

王 宇 万 欣

## 1. 墓地の概要

大板営子墓地は遼寧省北票市大板鎮波汰溝村大板営子村民組西の台地上に位置し、付近の河川との高低差は5～6 mに相当する。東北部は大板鎮（金嶺寺）より約6 km、西北部は北票から朝陽に至る鉄道より約2.5km離れている。白石ダムの建設工事にともない、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は1994年の秋、1999年の7月と9月にわけて三度の発掘調査を実施した。第1次調査では墓葬5基<sup>(1)</sup>、第2次と第3次調査で計23基の墓葬（整理番号99BDM1～M23）を発掘した。発掘面積は約480㎡で、陶器、鉄器、銅器等の200点近い遺物が出土した。1999年の発掘調査区の墓葬分布をみると、墓葬はおおよそ西北から東南にむかって西・中・東の3列に並んでいる。そのうち、西列にはM2、M11～M16、M19～M22の計11基、中列にはM3～M10、M17の計9基があり、東列はM1、M18、M23の3基のみである。M1とM18、M23を除き、墓はいずれも東南方向に主軸をとる（図一）。

1999年に発掘した当墓地の資料は2010年に一部報告しており<sup>(2)</sup>、M2、M5、M6、M8、M10、M14、M18、M22の8基がそこに含まれる。墓葬の多くが完形をとどめており、遼西ないし我が国北方地区の鮮卑墓葬の構造ならびに土器の系統に対する高い研究価値を有することを鑑み、その他の15基の墓葬うち完形を保つ12基（M1、M3、M4、M7、M11、M12、M13、M15、M16、M19、M20、M21）に関する資料を以下に報告し、今後の研究の一助とする。

## 2. 墓葬の概要

すでに報告されている大板営子墓地の墓葬構造にもとづき<sup>(3)</sup>、本稿で報告する12基の墓葬は土坑竪穴木棺墓と土坑竪穴石槨墓の2型に分けられる。

**A型** 土坑竪穴木棺墓。計7基。木棺はいずれも前方が広がり後方が窄まる形状である。熟土二層台【墓壙周囲に盛土によりつくりつけたテラス】を留め、棺前方の外部には獣骨を置くものが多い。壁龕、頭廂【頭部側の小部屋】はない。

M3 中列北部に位置する。東側にM9、南側にM4、西側にM12、北側にM10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0.12～1 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約0.25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に近く、長さ2.9m、幅1.2～1.25m、深さ1.54m。墓坑の開口部下1.1mほどの

地点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テラスの幅は0.18～0.36m。テラス西南隅に牛頭骨と犬頭骨各1体が副葬される。棺は長さ2.4m、幅0.54～0.66m、残高0.5m。墓主は成年男性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体幹部の骨に欠損があり、手足の指骨はない。頭蓋骨上方に陶罐3点を並べ、左尺骨と右脛骨に接して鏟、刀子、鏃等がある。頭位は234°（図二）。

M4 中列北部に位置する。東南側にM5、西南側にM13、北側にM3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0.6～2.9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約0.25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2.6m、幅0.9m、深さ0.8m。墓坑の開口部下0.45mほど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テラスの幅は0.09～0.3m。棺は長さ2.2m、幅0.5～0.66m、残高0.08m。成年男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人骨の保存状態は比較的良好で、下肢をわずかに斜めに曲げる。右尺骨と手足の指骨はない。頭蓋骨の右側と左足指骨の位置に陶罐をそれぞれ置き、刀子、鏃、鉄鎌等の鉄器は主に体幹部に散見される。頭位は237°（図三）。

M11 西列北部に位置する。東側にM10、南側にM12、北側にM2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0.4～3.2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0.3～0.34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2.72m、幅1.0m、深さ2.1m。墓坑上端から下へ1.4mほど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テラスの幅は0.06～0.36m。テラス上の西北隅に牛頭骨と牛距骨数点が副葬される。棺は長さ2.24m、幅0.58～0.78m、残高0.42m。墓主は成年男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顔を東南に向ける。人骨の体幹部は散乱して完全ではなく、手足の指骨はない。頭蓋骨上方に陶罐および壺3点を置き、その他の部位に鉄器2点がある。頭位は252°（図四、図版一—1）。

M13 西列北部に位置する。東側にM4、南側にM14、北側にM12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1.2～3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0.34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2.7m、幅1.22m、深さ1.6m。墓坑上端から下へ0.96mほど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テラス幅は0.18～0.45m。テラス西南部に犬の頭骨と趾骨数点を積み置く。棺は長さ2.2m、幅0.54～0.7m、残高0.32m。墓主は成年男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顔を北に向ける。人骨の保存状態は良好であるが、椎骨に欠損があり、手足の指骨はない。頭蓋骨上方に陶罐および壺3点を置き、その他の部位に鉄器2点がある。頭位は252°（図五、図版一—2）。

M15 西列中部に位置する。東側にM17、南側にM16、北側にM20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1.3～5.6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約0.26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2.9m、幅1.45m、深さ1.8m。墓坑上端から下へ1.4m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台の幅は0.32～0.48m。テラス西南側に犬頭骨1点を置く。棺は長さ2.16m、幅0.54～0.68m、残高0.24m。墓主は未成年男性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人骨の保存状態は比較的良好であるが、右肢骨に欠損があり、手足の指骨はない。頭蓋骨上方に陶罐

および壺3点を置く。頭位は227°（図六）。

M19 西列中部に位置する。東側にM7、南側にM20、北側にM14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1.3～3.8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0.3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2.55m、幅0.98m、深さ0.95m。墓坑上端から下へ0.34～0.43m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台の幅は0.1～0.34m。テラス西北部に陶壺1点を置き、陶壺と西南隅の間に獣骨を積み置く。棺は長さ2.55m、幅0.43～0.72m、残高0.95m。墓主は成年男性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人骨の保存状態はあまり良好ではなく、頭蓋骨および上下肢骨が残存するのを除き、他はみな欠損する。頭蓋骨上方に陶罐2点を並べる。頭位は220°（図七）。

M20 西列中部に位置する。東側にM8、南側にM15、北側にM19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1.2～5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0.28～0.32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2.5m、幅1.16m、深さ1.9m。墓坑上端から下へ1.4mほど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台の幅は0.06～0.34m。テラス西北隅に犬頭骨1個を置く。棺は長さ2.26m、幅0.62m、残高0.16m。墓主は成年男性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人骨の保存状態はあまり良好ではなく、骨格に欠損があり、手足の指骨はない。頭蓋骨上方に陶罐、陶壺、鉄斧、鉄鎌等を並べ、右寛骨の傍および両脛骨の間には鉄製刀子、鉄鏃等を副葬する。頭位は247°（図八、図版一—3）。

**B型** 土坑竖穴式石槨墓。計10基。いずれも不規則な形状の板石と礫石（黄白色もしくは淡緑色の砂岩質）を積み上げて築かれている。壁体の構築方法と副葬品の有無によって次の3つに細分できる。

**Ba型** 2基。石槨木棺墓。M8、M22。墓葬資料はすでに報告している<sup>(4)</sup>。

**Bb型** 8基。石槨墓。木棺はない。M1では石槨東壁のみやや大きな一塊の板石を立てて築くが、それ以外の墓葬の石槨の四壁はいずれも礫石を平らに並べて積み重ねて構築する。石片を床に敷き、槨上端にはやや大きな板石と礫石を積み重ねて覆う。

M1 東列北部に位置する。南側にM18、西側にM8があり、この2基から3.4～4.1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約0.3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2.5m、深さ1.53m。墓坑の北壁が断崖の崩壊によって破壊されていたため幅は不詳である。墓坑上端から下へ0.4～0.6mほど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台の幅は0.2～0.4m程度。石槨は長さ1.88m、幅0.4～0.45m、深さ0.6m。墓主は成年女性で、頭蓋骨と少量の肢骨のみが残存する。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頭蓋骨の右上に陶器1点を置き、頭蓋骨頂部と尺骨の部分に骨筭、銅釧等を副葬する。頭位は132°（図九）。

M7 中列中部に位置する。東側にM1、南側にM8、西側にM19、北側にM6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1～4.6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約0.26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

長方形を呈し、長さ3.0m、幅1.2m、深さ1.3m。墓坑上端から下へ0.34~0.52mほど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台の幅は0.38~0.88m程度。墓坑内の西部、地表から約0.55m地点に牛頭骨1点と犬の趾骨数個を副葬する。石槨は長さ1.55m、幅0.26~0.35m、残高0.35m。石槨底部は長さ1.65m、幅0.3~0.4m。墓主は成年男性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頭蓋骨の腐朽がはげしく、顔の向きは不詳である。左手の骨と両足の指骨はない。それ以外の骨は保存状態が良好である。頭蓋骨の上方に陶罐2点、左足指骨の位置に陶壺1点を置き、頭蓋骨左側に銅製耳環、瑪瑙製玉類、陶製紡錘車等を副葬する。頭位は232°（図十、図版二-1）。

M12 西列北部に位置する。東側にM3、東南側にM13、北側にM11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0.4~2.3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0.25~0.3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2.8m、幅1.42m、深さ1.64m。墓坑上端から下へ0.9mほど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台の幅は0.26~0.58m程度。石槨は長さ2.14m、幅0.38~0.52m、高さ0.38~0.42m。墓主は成年男性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人骨の体幹部は散乱し、手足の指骨はすべてない。副葬品の陶器3点は左脛骨外側と左足指骨の位置に置き、右尺骨の両側には鉄鏃等の鉄器を数点副葬する。頭位は224°（図十一、図版二-2）。

M16 西列南部に位置する。東北側にM17、南側にM21、北側にM15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1.2~5.5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0.15~0.2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2.7m、幅0.96~1.08m、深さ1.15m。墓坑上端から下へ0.5mほど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台の幅は0.3~0.5m程度。石槨は長さ2.08m、幅0.18~0.32m、残存高0.34m。墓主は成年女性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左脛を右脛の上に置き、顔をやや右に向ける。人骨の保存状態は比較的良好であるが、手足の指骨はない。頭蓋骨上方に陶器2点を置き、頭蓋骨の頂部と両側には骨製簪、金・銀製の耳環等を副葬する。頭位は247°（図十二）。

M21 西列南部に位置する。北側にM16、南側にM22があり、これらの墓から1.3~1.9m離れている。墓坑上端は地表から0.28~0.38m下に位置する。平面は長方形を呈し、長さ3m、幅1.2m、深さ1.3m。墓坑上端から下へ0.4~0.6mほどの位置に熟土二層台を設ける。台の幅は0.38~0.88m程度。石槨は長さ1.95m、幅0.24~0.4m、残高0.32~0.38m。墓主は成年女性で単人の仰臥伸展葬である。人骨の体幹部は散乱し、左上肢骨に欠損があり、手足の指骨はない。頭蓋骨上方に陶器3点を並べ置き、頭蓋骨右側と頸、胸部に瑪瑙製玉類、銅製耳環、陶製紡錘車、銅釧等を置く。頭位は248°（図十三）。

このほか、M6はすでに発表している<sup>(5)</sup>。M9は規模が小さく、構造も粗末な子供の墓である（陶罐1点を副葬する）。M17はすでに破壊されていた。そのためこの3基の墓については省略する。

Bc型 2基。板石墓。四壁に板石を立てて作られた墓で、木棺はない。既報のM5のほか、M23もこれに分類される。M23は東列の最北端にある崖際に位置するため（M23はM1と30m以上離れており墓葬分布図に示していない）、大半が破壊されており、墓内には陶罐1点が残るのみであった。

### 3. 遺物の概要

上述した11基の墓葬から、各種副葬品が計94点出土した。これらは土器、鉄器、その他の3種に分けられる。

#### a. 土器

計35件。2点の紡錘車（M7：4とM21：14、報告済み）以外に、陶罐と陶壺が計33点ある。多くは墓内に3点を副葬するが、墓内に1、2点を副葬する例も少数ある（M1、M16）。副葬位置としては、頭蓋骨の頂部もしくは片側に置くものが多いが、3点のうち1点を足側に置くものもあり（M4、M7）、M12では3点の土器をすべて足側に置く。これらの状況はすでに報告した8基の墓葬と一致する<sup>(6)</sup>。

**壺** 14点。いずれも泥質。粘土紐巻き上げののち回転ナデにより形を整えており、頸部にその痕跡が残るもの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多くは口縁端部を丸くおさめる。端部下部にわずかに折れた筋が認められるものもある。肩はなで肩もしく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底部がやや内側に凹むものもあり、印を有するものもある。外面は素文のものが大部分であるが、暗文や弦文および印文による幾何学文がある。器形によって次の2型に分けられる。

**A型** 10点。なで肩、やや胴長で、器形は細身で高さがある。器高は一般に20cm以上で、口縁部は破損するものが多い。

M3：1 完形。口縁端部は先細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肩部は縦方向のミガキ暗文、胴部は布目文で装飾する。口径11.2cm、胴部最大径12.9cm、底径8.2cm、高さ20.5cm。

M11：1 口縁部欠損。口縁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縦長で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頸部は縦方向のミガキ暗文で装飾する。その下に弦文を2周めぐらせ、間を波状文で施文する。口径13.6cm、胴部最大径21.5cm、底径10.2cm、高さ25.5cm（図十四-2）。

M12：1 復元可能な破片。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先細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縦長で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肩部に弦文を2周めぐらせ、胴部は網目状のミガキ暗文で装飾する。口径7.1cm、胴部最大径17cm、底径18.9cm、高さ25.6cm（図十四-4、図版三-1）。

M13：1 復元可能な破片。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底部はわずかに高台状を呈する。口径13.3cm、胴部最大径17.5cm、底径9.5cm、高さ23.6cm（図十四-3）。

M13：2 口縁部欠損。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縦長で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口径13.2cm、胴部最大径17.6cm、底径10cm、高さ23.9cm（図十四-1、図版三-3）。

M19：1 口縁部欠損。底部付近に粘土紐の痕跡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縦長で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肩部に弦文を1周めぐらし装飾する。口径14.1cm、胴部最大径19.2cm、底径10.3cm、高さ29.8cm（図十四-6、図版三-2）。

M20：2 口縁部欠損。胴部下位に研磨痕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先細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縦長で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素文。胴部最大径18.6cm、底径11.5cm、高さ26cm（図十四-5、図版三-4）。

M20：3 口縁部欠損。底部付近にケズリ痕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先細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胴下半部には不明瞭な方形印文の痕跡がある。頸部を2条一組の縦方向のミガキ暗文で装飾し、その下に弦文を2周めぐらす。口径10.6cm、胴部最大径15.4cm、底径8.1cm、高さ20.1cm（図十四-9）。

M21：1 口縁部欠損。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先細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頸部は縦方向のミガキ暗文で装飾し、肩部には弦文を2周めぐらす。口径10.8cm、胴部最大径16.7cm、底径8.7cm、高さ21.1cm（図十四-8）。

M21：2 口縁部欠損。肩部に回転ナデにより形を整えた痕跡があり、胴下部の内面には粘土紐の痕跡があ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は長く斜めに伸び、平底である。胴下半部には円形印文の痕跡がある。頸部に縦方向のミガキ暗文がある。胴部最大径15.2cm、底径8.3cm、残高20.4cm（図十四-7）。

**B型** 3点。肩は丸みを帯び、胴部はやや短い。A型に比べて器形はやや幅広で小さい。

M7：1 破片。口縁端部は丸くおさめ、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頸部に弦文と波状文を交互にめぐらせて装飾する。口径11.3cm、胴部最大径13.6cm、底径8.3cm、高さ15.6cm（図十四-11、図版三-6）。

M12：3 口縁部がわずかに欠損。底部付近にケズリ痕跡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先細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肩部に縦方向のミガキ暗文があり、その下に弦文を1周めぐらせて装飾する。胴部は莫莖文で装飾する。口径9.8cm、胴部最大径10.8cm、底径5.8cm、高さ15.4cm（図十四-10）。

M15：3 口縁欠損。底部付近にケズリ痕跡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先

細る。頸部でしまり、なで肩で、胴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肩部に弦文を2周めぐらせ、頸部および弦文上を縦方向のミガキ暗文で装飾する。胴部は網目状のミガキ暗文で装飾する。口径12.5cm、胴部最大径14.6cm、底径8.5cm、高さ16.8cm（図十四-12、図版三-5）。

**罐** 計17点。多くは夾砂灰褐陶。粘土紐巻き上げののち回転ナデにより形を整えるものを主とする。手捏ねによるものも少量あり、そのほとんどは素文で平底である。文様は暗文、弦文、波状文、刺突文があり、材質と器形よって次の2型に分けられる。

**A型** 15点。いずれも夾砂灰褐陶。広口、長胴で、表面に煤の痕跡が残るものもある。口径と胴径の比率によって2つの亜型式に分けられる。

Aa型 口径と胴径がほぼ同じで、本稿で報告する15点はいずれもこの型式に属する。

M1:1 完形。夾砂灰陶。底部内面付近に粘土紐の痕跡が確認できる。口縁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が、端部はやや折れ曲がり、下部にわずかに折れた筋がある。広口、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素文。口径11.3cm、胴部最大径12.1cm、底径7.8cm、高さ14.5cm（図十五-1）。

M3:3 破片。夾砂灰陶。表面に煤の痕跡がある。口縁端部は舌状で平縁に近い。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頸部に弦文を2周めぐらせ、その間を波状文で装飾する。口径12.7cm、胴部最大径12.5cm、底径7.6cm、高さ17cm（図十五-2、図版三-8）。

M4:1 完形。夾砂灰陶。口縁部は外側にひらき、端部は面をもつ。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である。素文。口径10cm、胴部最大径11.3cm、底径6.7cm、高さ12.2cm（図十五-3）。

M4:2 破片。夾砂灰陶。広口で、口縁端部は面をもつ。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である。底部はわずかに凹み、粘土紐の痕跡が確認できる。素文。口径14.3cm、胴部最大径14.2cm、底径9.1cm、高さ20.2cm（図十五-4）。

M4:3 口縁欠損。夾砂灰陶。広口で、口縁端部は丸みを帯びる。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である。素文。口径11.7cm、胴部最大径12.5cm、底径7.0cm、高さ14.2cm（図十五-5）。

M7:2 口縁部がわずかに欠損。口縁端部は面をもち、端部下端は尖る。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素文。口径13.2cm、胴部最大径13.5cm、底径8.5cm、高さ16.3cm（図十五-6）。

M11:2 破片。夾砂灰陶。内面に煤の痕跡がある。底部付近にケズリ痕跡と粘土紐の痕跡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である。肩部には刺突文が半周する。口径12.5cm、胴部最大径14.0cm、底径8.1cm、高さ16.3

cm (図十五-7)。

M11:3 破片。夾砂灰陶。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である。肩部を波状文が1周する。口径11.8cm、胴部最大径12.8cm、底径7.4cm、高さ14.1cm (図十五-8、図版三-9)。

M13:3 破片。夾砂灰陶。口縁部は外側に広がり、端部は先細る。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底部はわずかに高台状を呈する。素文。口径13.1cm、胴部最大径12.7cm、底径7.6cm、高さ16.7cm (図十五-9)。

M15:2 わずかに欠損。夾砂灰陶。底部付近に粘土紐の痕跡があり、胴部には煤がみられる。口縁部は外側にひらき、端部は先細る。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肩部には3組の刺突文を等間隔に配して装飾する。口径12.7cm、胴部最大径13.8cm、底径8.5cm、高さ18.5cm (図十五-10、図版三-10)。

M16:1 破片。泥質灰陶。底部付近に粘土紐の痕跡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ひらき、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である。素文。口径16.1cm、胴部最大径17.0cm、底径9.0cm、高さ19.7cm (図十五-11)。

M16:2 破片。夾砂灰陶。底部付近に粘土紐の痕跡がある。広口で、口縁部は角張り、なで肩、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素文。口径10.1cm、胴部最大径11.4cm、底径6.3cm、高さ12.5cm (図十五-12)。

M19:3 破片。胴部3カ所に孔がある。夾砂灰陶。口縁部に煤の痕跡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ひらき、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である。素文。口径16.7cm、胴部最大径17.0cm、底径9.1cm、高さ19.0cm (図十五-13)。

M21:3 破片。泥質灰陶。胴部に煤の痕跡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ひらき、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である。素文。口径11.8cm、胴部最大径14.5cm、底径8.1cm、高さ16.5cm (図十五-15)。

M20:1 破片。泥質灰陶。胴部に煤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側にひらき、端部は先細る。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である。頸部には刺突文が半周し、胴部は不規則な縦方向のミガキ暗文で装飾する。口径12.7cm、胴部最大径13.4cm、底径6.6cm、高さ17.5cm (図十五-14、図版三-7)。

**B型** 2点。すべて夾砂灰陶。粘土紐巻き上げののち回転ナデにより形を整える。器形によって2つの型式に分けられる (本稿で報告する資料にBc型はない)。

Ba型 1点。M15:1。完形。内底部に粘土紐の痕跡がある。広口で口縁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なで肩で、胴部は丸みを帯び、底部はわずかに凹む。素文。口径10.6cm、胴部最大径19.4cm、底径11.7cm、高さ17.9cm (図十五-16、図版三-11)。

Bb型 1点。M19:2。完形。口縁部は垂直に立ち上がり、端部は面をもつ。肩は丸み

を帯び、平底の底部から斜めに立ち上がり、胴部へいたる。素文。口径7.8cm、胴部最大径14.3cm、底径7.7cm、高さ11.5cm（図十五-17、図版三-12）。

**破片** 1点。M7：3。頸と肩部の境界部分で割れる。夾砂灰陶。粘土紐巻き上げのち回転ナデにより形を整える。肩は丸みを帯び、平底の底部から斜めに立ち上がり、胴部へいたる。素文だが、肩部に孔が穿たれる。口径11.2cm、胴部最大径16.1cm、底径7.8cm、高さ18.4cm（図版三-13）。

## b. 鉄器

すでに報告した資料以外の多くは錆化が著しいが、以下の器種が判別できる。

**鎌** 1点。M3：5。半損。残存部分は直背で、先端にむかって次第に細くなり、反対側の端部は折り返して基部とする。長さ11.4cm、最大幅3.1cm、背部の厚さ0.4cm（図十六-9、図版四-5）。

**刀子** 6点。大きさが多様であるが、形態は類似する。いずれも直背直刃で、板状の柄をもち、柄には木質が残る。M4：6、両端および刃部が欠損する。現存長9.6cm、幅1.3cm、背部の幅は0.4cm程度（図十六-8）。M13：5、両端が欠損する。現存長17.4cm、最大幅2.2cm、背部の幅0.4cm程度（図十七-1、図版四-7）。M7：13、柄が欠損する。現存長8.4cm、幅1.3cm、背部の厚さ0.4cm程度（図十七-2）。M1：7、両端および刃部が欠損する。現存長8.1cm、幅1.2cm、背部の幅0.2cm程度（図十七-3）。M21：8、大部分が欠損する。柄部に木質が残る。現存長4.3cm、最大幅1.4cm、背部の幅0.8cm程度（図十七-4）。M14：4、柄端部が欠損する。現存長13.5cm、最大幅1.9cm、背部の幅0.65cm程度（図十七-5、図版四-6）。

**鏃** 比較的完形に近いものは9点ある。茎は基本的に四稜状につくる。鏃身部の平面形状の違いによって3型に分類される。このうち、鏃身部の平面形状が柳葉形に近いA型鏃は確認されていない。

**B型** 4点。平面形は鏃に類似する。M3：6-1、茎は欠損する。鏃身部の平面形状は三角形に近い。現存長8.7cm、刃幅2.5cm、厚さは0.3cm程度で均一である（図十六-4）。M3：6-2、鏃身部のみが残る。現存長3.7cm、刃幅2.8cm、厚さは0.2cm程度で均一である（図十六-6、図版四-3）。M4：5-1、鏃身部と茎ともに欠損がある。現存長6.9cm、刃部幅2.0cm、厚さ0.2~0.6cm（図十六-3）。M12：4、刃部および茎がわずかに欠損する。刃部は弧状をなす。現存長7.1cm、刃部幅2.4cm、厚さは0.3cm程度で均一である（図十六-13、図版四、2）。

**C型** 4点。いずれも欠損がみられる。鏃に近い形状で、扁平な四稜形をなす。茎から刃部にかけて次第に幅が増す。M12：9、現存長5.6cm、刃部幅1.2cm、厚さ0.5cm（図十六-12）。M12：5・6、現存長4.8cm、刃部幅0.7cm、厚さ0.4cm（図十六-10・11）。M21：11、

刃部欠損。現存長7.5cm、幅0.9cm、厚さ0.5cm（図十七-6）。

**D型** 1点。三翼鏃。M4：5-2、角の折れた残片で、横断面は「Y」字形を呈し、三翼鏃の尾翼部分に類似する。現存長5.3cm、現存幅2.1cm、厚さは0.3cm程度で均一である（図十六-2）。

**鉸具** 1点。M4：4、径0.5cmに切断した鉄棒を鍛造して成形する。全体を舌状につくり出したのちに、腰をすぼめて「亜」形に成形し、片側に環状の耳をそなえる。鉄棒の先端を曲げて環をつくり、軸に連結して四稜体の刺鉄とする。長さ7.0cm、幅4.4cm、刺鉄の現存長5.6cm、幅および厚さ0.4cm（図十六-1）。

**棒状鉄器** 1点。M3：7、両端が欠損する。薄い棒状をなす。現存長6.8cm、幅は等しく0.8cm、厚さも0.2cm程度で均一である（図十六-5）。

**環** 1点。M4：8、わずかに欠損する。断面円形で、環状を呈する。直径3.3cm、断面径0.3cm程度（図十六-7、図版四-4）。

上述した11基の墓葬から出土した鉄器以外に、M8とM14より出土した未報告の鉄器が2点ある。

**鏟【有袋鉄斧】** 1点。M8：6、袋部、肩部、刃部がいずれも欠損する。袋部は縦形で、肩部は丸みを帯びる。袋部は六角形を呈する。平刃。袋部の側面は楔状で、各一条の合范線がある。現存高9.6cm、刃部幅10.3cm、刃部の厚み0.3cm。袋部の長さ5.0cm、幅2.2cm（図十七-7、図版四-1）。

**刀子** 1点。M14：4、柄が欠損する。鋒は尖り、直背直刃である。断面は楔形を呈する。板状の柄には木質が残る。現存長13.5cm、幅1.8cm、背の厚さは0.6cm程度で均一である（図十七-5、図版四-6）。

### c. その他

**陶製紡錘車** 1点。M16：3、陶器片を打ち割って成形する。平面形は不規則で、中央に孔をひとつ穿つ。長さ3.4cm、幅3.4cm、厚さ0.6cm、中心の孔径0.7cm（図十八-1）。

**菊形飾金具** 1点。M16：7、欠損があり、変形する。飾金具は傘状につくり、中央の孔に釘が一本挿し込まれている。釘を折りたたんだ部分に歩揺を取り付けるが、歩揺はすでに脱落している。飾金具の長さ2.1cm、高さ0.9cm、歩揺の幅1.3~1.5cm、厚さ0.1cm（図十八-2）。

**犬下顎骨** 1片。M1：01、両端が欠損する。尖った臼歯が3つ残存する。現存長10.4cm、最大幅3.3cm、最大厚1.1cm。石槨の細粒土中から出土しており、槨頂部から落下した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図十八-3）。

## 4. 考察

### (1) 墓葬の年代、配置、葬俗、構造について

大板営子墓地の一部分として本稿で挙げた12基の墓葬は、先に報告した8基の墓葬と同じく年代はおおよそ3世紀中頃から末にあたり、慕容鮮卑の首領・莫護跋が部を率いて遼西に入り、大棘城の北に定住して間もない遺跡である<sup>(7)</sup>。墓地全体からみると、その分布と墓葬構造は以下の特徴を有している。

墓地の分布については、墓の配置は比較的秩序立っており、主軸もおおよそ一致する。M1、M18、M23を除き、北東の220-258°の間にある。墓葬の間隔はやや近いものの、基本的に重複による破壊はみられない（M10とM9を除く）。このように整然とした墓地分布は、遼西地区に限らず、内モンゴル自治区東部に位置するすべての東北地区初期鮮卑遺跡のなかでも稀である。墓地の発展と形成の一般的な史展開からみると、このような一定の規格を有する集落公共墓地と類似する性質の遺跡は、集落構成員間の血縁関係が比較的緊密で、社会構造が安定しており、貧富差が明確ではない条件下においてはじめて登場し得るものである。

これまでに発見されている三燕の遺跡からみると、墓内への殉葬は大板営子墓地独特のものではない。しかしながら、十二台磚廠墓地の台M9022や田草溝晋墓M2等<sup>(8)</sup>のように、牛腿骨を殉葬するケースが多い。また、大板営子墓地は牛頭骨、もしくは牛下顎骨と犬頭骨を一箇所に置き、一種の「牲殉組合【殉葬組成】」をなしている。仮に、牛腿骨の殉葬がある種の象徴的な意味を有する遺跡とするならば、牛と犬の頭骨による「牲殉組合【殉葬組成】」は早期遊牧民族による喪葬伝統をより強くとどめており、拓跋鮮卑の民族色を多くそなえた現象といえる<sup>(9)</sup>。このうち、M11の殉葬は注目に値する。熟土二層台上に置かれた牛頭骨の片側には牛の蹄骨が数点散見された（図四）。史料には「(夫余)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凶吉。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三国志』卷30)<sup>(10)</sup>とあり、同様の状況は既報のM2でもみられる。よって、これが扶余文化の要素を吸収した結果であることは明白である。殉葬には性別ごとの傾向が認められ、石槨墓M7を除き、殉葬はいずれも土坑堅穴木棺墓内にみられ、被葬者はみな男性である。これは遊牧集落の経済活動における男性の重要な地位を反映している。

墓葬構造については、土坑堅穴木棺墓と土坑堅穴石槨墓が並存することは、東部鮮卑の初期墓葬の大きな特徴である。土坑堅穴墓にせよ石槨墓にせよ、いずれも平面形は前方が広がり、後方がすぼまる。一般に、このような平面プランの鮮卑式墓葬のなかで、木棺墓の淵源は後漢の扎賚諾爾墓<sup>ジャライノール</sup>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考えられており、石槨墓については房身村板石墓がもっとも古い（約3世紀中葉に相当）と考えられている<sup>(11)</sup>。本稿で挙げた12

基の墓のうち、石槨墓は5基であるが、もし幼児墓の可能性のあるM9、すでに破壊されていたM17とM23、既報のM5、M8、M22、ならびに1994年に発見・発掘されたM1とM2も含めるならば、大板営子で発掘された全28基の墓葬中、石槨墓は計13基となり、実際にはほぼ半数を占める。房身村板石墓と比較すると、大板営子墓地のうちBc型に分類されるM5とM23はそれと基本的に共通する。このような板石墓は石槨墓のなかで比較的少なく、原始的かつ簡単な構造といえそうである。従来、遼西地区の鮮卑墓葬においてこの2種類の異なる構造の墓葬が並存してみ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のは前燕期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きたが<sup>(12)</sup>、現在では、それを3世紀中頃から末に登場したとみるのが可能である。

このほか、1994年に発掘されたM1とM2（ともに石槨墓）、1999年に発掘されたM10（木槨墓）には、墓壙底に均等な割石もしくは礫石を一層敷く方法が採られている。これはこれまでに発見された遼西地区の鮮卑墓にはみられなかったものである<sup>(13)</sup>。既往の発見にもとづくならば、このように割石を床面に敷く方法は、遼東地区渾江中流の魏晋期の高句麗小石板墓で確認されている<sup>(14)</sup>。両者の間に想定される源流関係は検討に値しよう。学界においては、遼寧西部と内蒙古昭烏達盟、そして河北幽燕は商人発祥の地であり、高句麗人は商人が建国前後、もしくは中原に住み始めたときに東北方面に移り、渾江や鴨緑江流域にいたった一支流であるという見方がすでにある<sup>(15)</sup>。また、早くも3世紀初めには、遼西に入った慕容鮮卑が高句麗と接触を開始したという考えもある。三燕文化の墓葬における石槨墓と木槨墓はおおよそ3世紀中葉前後に登場しており、北票北溝M8は时期的に早い墓のひとつである（おおよそ3、4世紀の境）<sup>(16)</sup>。大板営子墓地に確認された割石を床面に敷くという方法は、高句麗の積石葬にみられる造墓の伝統が遼西地区の鮮卑石槨墓に対して影響を及ぼしたことを示すと考えられる。

## （2）土器の組み合わせ

一般に、慕容鮮卑の発展の第一段階は、魏の初めに首領・莫護跋が部を率いて遼西にいたり、慕容廆が遼東から遼西徒河の青山に移るまでとみなされている。この第一段階を代表する考古遺跡は朝陽十二台磚廠墓群、科爾沁<sup>ネルチン</sup>左翼後旗舍根墓群および新勝屯墓群である<sup>(17)</sup>。我々が考える大板営子墓地の相対年代にもとづくならば、当墓地もまた第一段階の遺跡のひとつに属する。当墓地から出土した土器群のなかで特筆すべき特徴は、A型罐（夾砂罐）とA型壺（泥質灰陶壺）が同一墓に並存する点と、それゆえに、単一の罐と壺が組合せを構成している点である。90年代初期、学界はすでに回転成形による泥質灰陶と夾砂陶がひとつの墓に共存する点に注目し、その原因は当時の鮮卑文化共同体に製陶技術を習得した中原人が含まれていたことにあると推定した<sup>(18)</sup>。この見解については我々も考えがある。というのも、このような現象は内モンゴル地区の鮮卑墓において程度は異

なれ存在しており、その起源は南楊家営子墓地に遡ることができる（おおよそ2世紀初から3世紀中葉）<sup>(19)</sup>。大板営子における土器群の出土は、この文化現象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り、さらなる新たな手がかりを提供した。

かつて、慕容鮮卑の活動と関連するさまざまな考古遺跡にみられる陶壺と陶罐それぞれの関係性について基礎的な考察を加えた研究があり、そこでは房身村晋墓と本溪晋墓、十二台磚廠墓群、大安漁場墓、南楊家営子墓群、扎賚諾爾墓群<sup>ジャライノール</sup>より出土した、口縁部が大きくひらく広口壺（A型壺）の間に一定の変化関係があると指摘された。また、孝民屯墓地、本溪晋墓、十二台磚廠墓群、馮素弗墓、南楊家営子墓群より出土した口縁部が短くひらく罐（B型罐）等にも一定の変化関係があるとみなされた<sup>(20)</sup>。関連する考古資料が限られていた条件下において、これは明らかに憶測の域をでない描述にすぎなかった。それゆえ、北方地区の鮮卑陶器系統の類型学的な研究において、出土地点と副葬位置が明確で、器形の組み合わせと共存関係が明確な大板営子の土器群は、まちがいに重要な新資料といえる。

朝陽十二台磚廠墓群、科爾沁<sup>ホルチン</sup>左翼後旗舎根墓群、新勝屯墓群を代表とする考古遺跡のうち、新勝屯には明確な土器の組み合わせを有する墓が2基あるが、土器の数は限られている。舎根は土器の数量が比較的多いものの、多くは収集品である。したがって、大板営子の土器と全体的な比較ができるのは十二台磚廠両晋墓出土の土器群のみである。統計によると、大板営子墓地の23基の墓から出土した58件の陶製容器のうち、壺類は21点で総数の半分におよばない。十二台磚廠両晋墓には計21基の墓があり、出土した陶壺は21点、陶罐は12点である<sup>(21)</sup>。もし夾砂大口罐（A型罐）と泥質灰陶壺（A型壺）が、それぞれ土着文化と中原文化の影響を受けたという2種類の文化要素を代表する器物であるならば、この2つの土器群の間の相対的な前後関係の判断は難しくなろう。あらためて大板営子墓群の原始性（秩序立った墓群分布、槨と棺がいずれも前方が広がり後方がすぼまる平面形であること、遊牧民族の色彩が濃厚な殉葬等）を考慮するならば、同墓地の土器群は北方地区の鮮卑土器系統でより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るといえよう。

### （3）副葬された鉄器について

統計によると、発掘された23基の大板営子墓群のうち16基に鉄器が副葬されていた。そのうち、少ないものは1点（M5、M7等）、多いもので10点以上（M14）、さらには20点（M2）にも及ぶ。鉄器の数は形態が判明するもののみで100点程度に達しており、出土遺物全体の半分近くにおよぶ。これは、現在までに発見されている初期鮮卑墓群においては稀有なことである。鉄器の種類には、鏟、鎌、鋏、刀子、矛、鉄鏟、鉸具等があり、多くは農具であるが、一定数の武器もある。このうち、鉄鏟3点（M3：4、M8：6、M10：2）はいず

れも铸造品で、形態も類似しており、袋部は豎形で、肩が丸く、平刃はわずかに外側に湾曲する。鉄鎌2点（M4：7、M3：5）はいずれも鍛造品で、完形のものは背と刃が湾曲し、基部側はやや幅広で、鉄板を折り返して基部をつくっている<sup>(22)</sup>。鍬は除草、鎌は草を刈る典型的な工具であり、中原地区の漢代の農具と区別がつかない。出土した矛と刀子の形態も漢の同種の製品とまったく同じである。

内モンゴル中部の拓跋鮮卑墓に副葬された鉄器は、劍、刀、鍬、銜、鉸具、銜帶、環等の武器と馬具が多い。また、農具としての鍬は三道湾墓地出土の鉄器に一例だけみることができ、鍬と鎌はまったくみられない<sup>(23)</sup>。遊牧文化要素が濃い鉄器と比較すると、大板営子墓に副葬された鉄器は明らかに農耕文化の特徴を示している。鉄鍬も内モンゴル地区の鮮卑の鉄器中に比較的多くみられる器物のひとつであるが、異なるのは、大板営子墓の鉄鍬は平刃でやや幅広な鍬式を主とする点である。実戦や狩猟時に用い、相手を射殺す矛に似た鍬身とは異なり、このような平刃の鍬はなんらかの射儀専用の矢に使用され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ている。以上のことをまとめると、大板営子墓葬の墓主は生前かなり普遍的に鉄器を使用していただけではなく、鉄器の器種の選択において明確な漢化傾向を示していたといえる。

付 記 本発掘調査は万欣が隊長を務め、調査および発掘は万欣、顧英武、劉海東、袁功文が実施した。遺物の実測と撮影は万欣がおこない、王宇が完成させた。本稿の執筆は王宇と万欣による。

#### 註

- (1) 武家昌「遼寧北票大板営子鮮卑墓の清理」『考古』2003年第5期。
- (2)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遼寧北票市大板営子墓地的勘探與發掘」『遼寧考古文集』（二）、225頁、科学出版社、2010年。
- (3) 同註（2）。
- (4) 同註（2）。
- (5) 同註（2）。
- (6) 同註（2）。
- (7) 同註（2）。
- (8) a.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ほか「朝陽王子墳山墓群1987、1990年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97年第11期。  
b.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ほか「遼寧朝陽田草溝晋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 (9) この点については『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に関連する簡報がある。
- (10) 『三国志』841頁、中華書局、2005年。
- (11) a. 王成「扎賚諾爾圈河古墓清理簡報」『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b. 陳大為「遼寧北票房身村晋墓發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1期。

- (12) 尚曉波「朝陽地区兩晉時期墓葬類型分析」『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紀念文集』知識出版社、1998年。
- (13) 同註（1）・（2）。
- (14) 陳大為「桓仁県考古調査発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1期。
- (15) 范犁「高句麗探源」駁議『高句麗渤海研究集成・高句麗卷（一）』53頁、哈爾濱出版社、1997年。
- (16) 田立坤「三燕文化與高句麗考古遺存之比較」『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紀念文集』知識出版社、1998年12月。
- (17) 田立坤「三燕文化遺存的初步研究」『遼海文物學刊』1991年第1期。
- (18) 劉觀民「不同文化之間特征品交叉現象積例」『中国考古學論叢』科学出版社、1993年。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工作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楊家營子的遺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1期。
- (20) 許永傑「鮮卑遺存的考古學考察」『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 (21) 同註（8）a。
- (22) 同註（2）。
- (23) 三道灣墓からは50基の墓から鉄器が出土し、その総数は不明であるが、劍、矛、刀、鏃、環等を主とする。北瑪尼吐墓の26基からは形態が判明する鉄器が80点あり、主に鏃と劍（刀子？）である。拉布達林墓の24基では鉄器が非常に多いもの（300余点）、形態が判明するものは40点しかなく、棺釘と環等が主体を占める。南楊家營子墓の20基では大多数の墓に鉄器が副葬されるが、多くは棺釘で、ほかに形態が判明するものは刀子、鏃、鉸具等だけである。
- （参照）烏蘭察布博物館『察右後旗三道灣』『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
- 錢玉成等「科右中旗北瑪尼吐鮮卑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楊家營子的遺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1期。
- このほか、鉄製銜が出土した墓葬として伊和烏拉鮮卑板墓と七卡鮮卑墓がある。
- 参照：『内蒙古文物考古論文集』第二輯、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附表 北票大板営子墓葬一覧表

墓番号	型式	墓坑 長×幅-深さ (m)	木棺もしくは石槨 長×幅-高 (m)	人骨性別、葬式、保存状況	方向	副葬品 (点)	総数	備考
M1	Bb	2.5×? - (1.5 ~1.55)	1.8×1.04-0.6	成年女性。頭蓋骨と少量の 肢骨等のみが残存。	132°	Aa型陶罐 1、鉄削【削刀】1、銅釧 2、銅 製指環 4、骨製簪 1、瑪瑙製玉類 (1)、犬 下顎骨 1	11	墓坑北壁が断崖の崩壊 によって破壊されたい たため幅は不詳。
M2	Aa	2.8×(0.78~0.82) -1.86	2.46×0.8-0.5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 体幹部の骨と上肢骨なし。	240°	Aa型陶罐 1、A型壺 1、B型壺 1、鉄環 2、 鉄削【削刀】1、B型鎌 2、鉄鋌(?) 14、 錐形鉄器 1	23	鉄鋌(?) 5 点は確認 できない。
M3	Aa	2.9×(1.2~1.25) -1.54	2.4×(0.54~ 0.66)-0.25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 保存状態は比較的良好。	234°	Aa型陶罐 2、A型壺 1、鉄鏟 1、鉄鎌 1、B 型鎌 1、棒状鉄器 1	7	棺前方外部に牛下顎骨、 犬頭骨を置く。
M4	Aa	2.6×0.9-0.8	2.2×(0.5~ 0.66)-0.08	成年男性? 単人仰身、右下 肢をわずかに曲げる。	237°	Aa型陶罐 3、鉄鎌 1、削【削刀】1、B型鎌 1、鉸具 1、環 1	8	
M5	Bc	2.2×(1.3~1.4) -1.1	1.8×(0.3~ 0.4)-0.45	成年男性? 単人仰身、右下 肢をわずかに曲げる。	238°	Aa型陶罐 1、A型壺 1、B型壺 1、鉄削【削 刀】1	4	
M6	Bb	2.6×1.1-0.96	1.9×(0.3~ 0.46)-(0.38 ~0.42)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 保存状態は比較的良好。	237°	Aa型陶罐 1、Bb型陶罐 1、B型壺 1、鉄削 【削刀】1、B型鎌 1、C型鎌 3	8	
M7	Bb	3×1.2-1.3	1.55×(0.26~ 0.35)-0.35	成年女性。単人仰身直肢。 顔部の骨なし。	232°	Aa型陶罐 1、A型壺 1、B型壺 1、陶製紡錘 車 1、鉄鎌 1、銅製耳環 2、骨製簪 1、瑪瑙 製玉類 6	9	棺前方外部に牛頭骨、 犬趾骨を置く。
M8	Ba	2.75×1.42-1.52	1.92×(0.38~ 0.52)-(0.42 ~0.56)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 顔を左に向ける。	235°	Aa型陶罐 1、A型壺 1、鉄鏟 1、斧 1、A型 釘 1、B型釘 6、A型鎌 1、B型鎌 1	19	棺外部にA型陶壺 1、 鉄矛 1、B型釘 1、B 型鎌 2、A型鎌 1
M9	Bb	1.6×1-0.7	0.08×(0.24~ 0.28)-0.2	頭蓋骨のみ残る。子供。性 別および葬式不詳。	250°	A型陶罐 1	1	西北隅がM10を破壊す る。
M10	Ab	3.4×(1.7~1.8) -1.7	2.92×(0.7~ 1.1)-0.64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 保存状態は比較的良好。	258°	Aa型陶罐 1、Ba型陶罐 1、A型壺 1、鉄鏟 1、鋤 1、矛 1、削【削刀】1、B型鎌 3、 鋌 4、骨製弓頭 1、銅残片 1	15	木棺外部に牛・犬の下 顎骨と牛趾骨等を置く。

墓番号	型式	墓坑 長×幅-深さ(m)	木棺もしくは石槨 長×幅-高(m)	人骨性別、葬式、保存状況	方向	副葬品(点)	総数	備考
M11	Aa	2.7×1-2.1	2.24×(0.58~0.7)-0.42	成年男性。体幹部と上肢骨欠損。	252°	Aa型陶罐2、A型壺1、鉄片・鋌各1	5	棺前方に牛頭骨を置く。鉄器2点は確認できない。
M12	Bb	2.8×1.42-1.64	2.14×(0.38~0.52)-0.4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体幹部の骨散乱。	224°	Ab型陶罐1、A型壺1、B型壺1、鉄鋌6	9	
M13	Aa	2.7×1.22-1.6	2.2×(0.54~0.7)-0.32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保存状態は比較的良好。	243°	Aa型陶罐1、A型壺2、鉄鋌1、鉄削【削刀】1	8	棺前方上部に犬の頭骨と趾骨を副葬する。
M14	Aa	2.76×(1.5~1.6)-1.7	2.4×(0.7~0.82)-0.4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体幹部の骨と上肢骨の多くがない。	243°	Aa型陶罐1、Bb型罐1、Bc型罐1、鉄鏟1、B型鏟4、鋌4、削【削刀】2、矛1、環2	17	
M15	Aa	2.9×1.45-1.8	2.16×(0.54~0.68)-0.24	未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保存状態は比較的良好。	227°	Aa型陶罐1、Bb型罐1、B型壺1	3	
M16	Bb	2.7×(0.96~1.08)-1.15	2.08×(0.18~0.32)-0.34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左脛を右脛の上に置く。	247°	Aa型陶罐2、陶製紡錘車1、骨製簪1、金製耳環1、銀製耳環1	7	
M17	Bb	約3×1.2-0.8	1.76×(0.34~0.6)-0.44	不詳。	238°	夾砂黒陶片が少量残存。	?	すでに破壊されており、墓底のみが残る。
M18	Aa	2.68×(0.9~1.1)-1.74	2.18×(0.6~0.7)-0.45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尺骨・脛骨を重ねて置く。	135°	Ab型陶罐2、Ba型罐1、鉄削【削刀】1、C型鏟2	7	「斂骨葬」
M19	Aa	2.55×0.98-0.95	2.1×(0.45~0.7)-0.3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頭蓋骨および体幹部の骨に欠損あり。	220°	Ab型陶罐1、Bb型罐1	3	棺外部にA型陶壺1点と獸骨若干を置く。
M20	Aa	2.5×1.16-1.9	2.26×0.62-0.16	成年男性。単人仰身直肢。保存状態は比較的良好。	247°	Aa型陶罐1、A型壺2、鉄斧1、鏟1、削【削刀】2、A型鉄鏟2、B型鉄鏟3、C型鉄鏟1、三翼鏟(?)1、銅花飾1	17	棺前方上部西北隅に犬頭骨を副葬する。
M21	Bb	3×1.2-1.31	1.95×(0.26~0.4)-0.32~0.38	成年女性。体幹部の骨散乱。	248°	Aa型陶罐1、A型壺2、陶製紡錘車1、鉄削【削刀】1、銅製耳環2、銅釧2、骨製紡錘車1、瑪瑙珠玉類・管飾(4)	13[9]	瑪瑙珠と管飾(4)は確認できない。

墓番号	型式	墓坑 長×幅-深さ (m)	木棺もしくは石槨 長×幅-高 (m)	人骨性別、葬式、保存状況	方向	副葬品 (点)	総数	備考
M22	Ba	2.5×0.9-1.7	2.05×(0.5~ 0.56)-(0.3~ 0.4)	成年女性? 単人仰身直肢。 頭蓋骨および体幹部の骨に 欠損あり。	232°	Aa型陶罐1、B型壺1、銅釧1	3	
M23	Bc	長さおよび幅不詳。 深さ1.6	約1.15×0.85- 0.48	不詳。	約323°	Ba型陶罐1 (変形している)	1	墓坑壁の大部分が断崖 の崩壊によって破壊さ れている。
合計	Aa型10基、Ab型1基、Ba型2基、Bc型2基			成年男性13、成年女性3、 性別未確定7	多くは 220-238° の間にある	A型陶壺14、B型壺7、Aa型陶罐25、Ab型陶罐3、 Ba型陶罐5、Bb型陶罐2、Bc型陶罐2、計58件 (壺21、罐37)。鉄器98 [91] 件。	198 [190]	計8点(鉄器7点)は 整理中に確認できな かった。

表註

1. 当墓地の人骨標本は吉林大学人類学専攻研究生であった楊敬雷氏と朱曉汀氏に委託し、鑑定をおこなっていただいた。ここに感謝する。
2. 副葬品の点数および総数に関して、丸括弧内の数字はひとまとまりとして数えた点数、角括弧内の数字は現存点数を示す。
3. 整理中に確認できなかった少量の鉄器がある。これらは保存処理を行う際にラベルが脱落し、遺失してしまっただけの可能性はある。